

## 「英格蘭是一座島」： 英格蘭島嶼性的成形與再現(中古至十六世紀)\*

林美香\*\*

就一般地理定義而言，英格蘭並不是一座島嶼，但多位學者說過：「英格蘭是一座島」。例如，年鑑學派史家布勞岱(Fernand Braudel)認為，1558年英格蘭失去法國境內最後一塊領地之後，就變成了一座島，自此與歐陸隔絕日深。本文將從此說法出發，論證「英格蘭島」之說不僅是史家的譬喻，也是英格蘭文化與政治思維的一部份，形成於中古至十六世紀漫長的歷史變遷中，且與英格蘭國族認同有密切的關係。本文將從長時段的脈絡，利用八世紀以來比德(Bede the Venerable)等史家的著作，以及十二至十六世紀英格蘭所繪製的地圖，從文字與圖像闡述英格蘭被島嶼化(islanded)的歷程及其歷史意義。此研究不僅能說明「島嶼性」(islandness)長期以來在英格蘭認同中所扮演的角色，也能讓今人理解何以有「英格蘭島」或「英倫三島」之說。

關鍵詞：英格蘭、國族認同、島嶼性、寰宇全圖

---

\* 本文部份內容曾於 2021 年 12 月以演講形式發表於台大歷史系，感謝與會者提供之寶貴意見，對本研究啟發甚多，也感謝兩位匿名審查者，使本文得以減少許多疏漏。本文為國科會計畫「不列顛問題：史畢德(John Speed)與不列顛認同的建構」(計畫編號 107-2410-H-004-006-MY3)部份研究成果。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 一、前言

二十世紀德國政治思想家施密特(Carl Schmitt, 1888-1985)，在其《陸地與海洋：世界歷史的省思》(*Land and Sea: A World-historical Reflection*, 1942)一書，談起人類空間革命的進程，他如此描述十六世紀的英格蘭：

英格蘭是一座島。但要在「英格蘭是一座島」這句話所賦予的意義中，值得被稱為一座「島」，她首先得成為由陸地轉向海洋此一重要變革的帶領者與聚焦處，並且承繼那段時間所有迸發的海洋驅力。唯有轉變為過去未曾出現之新概念下的「島嶼」，英格蘭才能成功征服四海，且在第一輪的地球空間革命中成為贏家。

他認為十六世紀英格蘭從舊有的、封閉的，以土地為基礎的島嶼意識，逐漸轉向新的，以海洋為競逐場域的島嶼觀，這才真正實現英格蘭做為島嶼的使命，並從「牧羊者之國」(a nation of sheep-breeders)化身為「海洋兒女的國度」(a nation of sea children)。<sup>1</sup>的確，就人與陸地、人與海洋的關係而言，十六世紀是英格蘭開啟轉型的時代，在漫長的兩百多年中，英格蘭人逐步從陸地邁向海洋；從孤懸於西北歐的一島，轉身為十八、十九世紀統御海洋的殖民帝國。但英格蘭怎麼會是一座島？

根據牛津字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島嶼是指「完全被水包圍的一片土地」，<sup>2</sup>但英格蘭並非如此。在地理上，它位於不列顛島南部，是一歷史悠久的王國，北邊鄰接蘇格蘭王國，兩國土地邊界目前長達 154 公里。可是，在施密特的敘述中，他似乎完全沒有意識到這是個地理錯誤，甚至將英格蘭與其他島嶼(如古巴、西西里、日本)相較，各有殊異的政治命運。就地理事實而言，施密特稱英格蘭為島嶼是錯的，但就文化與政治思維而言，施密特卻是

<sup>1</sup> Carl Schmitt, *Land and Sea: A World-historical Reflection*, trans. Simona Draghici (Washington DC: Plutarch Press, 1997), 49-50.

<sup>2</sup> “A piece of land completely surrounded by water.” 吉利斯(John R. Gillis)指出，最早以此定義島嶼者，是 1555 年左右的葡萄牙史家。John Gillis, *Islands of the Mind: How the Human Imagination Created the Atlantic World* (New York: Macmillan, 2004), 84. 但本文將會指出，以四面環海定義島嶼，其實在十三世紀英格蘭的文獻中即已存在(見第三節)。

對的。十六世紀英格蘭人確實在他們理解或想像的世界中，認為英格蘭是一座島，其中最能以精妙言詞表達此一「事實」者，莫過於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他在歷史劇《理查二世》(*Richard II*, c. 1595)中，藉由蘭開斯特公爵剛特(John Gaunt, Duke of Lancaster, 1340-1399)之口，說出：

這帝王們的寶座、沐浴王恩的島嶼，  
好一片錦繡山河，這戰神的營地；  
這本是人間的伊甸園，下界的天堂——  
也是造化女神為她自己營造的城堡。

在剛特口中，英格蘭是座由島嶼化身而成的堅實城堡，固若金湯。同時：

是一顆鑲嵌在碧波銀海中的寶石——  
大海環繞在四周，作它的圍牆，  
又像是護衛古堡的一圈城溝，  
叫看得眼紅的臨邦無機可乘。<sup>3</sup>

顯然他將英格蘭視為一座四面環海的島嶼，而海洋就是最佳的屏障，有如圍牆，或如護城河。

在現代學術界，施密特並不是唯一一位說英格蘭是座島的學者。例如，英格蘭學者圖姆斯(Robert Tombs)在《英格蘭人與他們的歷史》(*The English and Their History*, 2016)中，提到1963年「聯合王國」(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申請加入歐洲共同市場，此案遭到法國總統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 1890-1970)反對。戴高樂當時提出的理由乃以英格蘭為靶心，他說：「英格蘭是座島，往海上發展，它的貿易、市場及糧食供給，都與最多個且常是最遠的國家，連結在一起。」圖姆斯以戴高樂所言指出：「常有人說英格蘭是一座島，〔這句話〕雖不精確，卻是如實陳述(inaccurately yet truthfully)。」<sup>4</sup>他也藉此強調英格蘭獨特的歷史發展，使它總與歐陸保持距離，又能建立廣

<sup>3</sup> William Shakespeare, *Richard II*, ed. Peter Ure (London: Methuen, the Arden Shakespeare, 1985), II, 1, 40-50. 中譯本見威廉·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著，方平譯，《理查二世》(新北：木馬文化，2002)，頁53。

<sup>4</sup> Robert Tombs, *The English and Their History* (New York: Vintage Books Edition, 2016), 807, 882. 中譯版見羅伯特·圖姆斯(Robert Tombs)著，黃中憲譯，《英格蘭的史詩：務實、法治、傳統、中庸，揭開千年淬鍊的島國認同》(臺北：衛城出版社，2021)第3冊，頁305、414。

大的海洋帝國，這正是圖姆斯在「脫歐」(Brexit)爭議中，書寫此作的初衷，呼籲英格蘭人以自身的歷史及國族認同為傲。

另一位更著名的史學家，年鑑學派的布勞岱(Fernand Braudel, 1985-1902)，在《十五至十八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與資本主義》(*Civilisation matérielle, économie et capitalism: XVe-XVIIIe siècle*, 1979)一書中，也說英格蘭是一座島。他指出：

在1453年至1558年之間，在英法百年戰爭結束至法蘭西斯·德·吉斯(François de Guise [1519-1563])重新取回加萊(Calais)之間，英格蘭當時尚未瞭解到自身已變成了一座島(如果允許我這樣表達的話)……因此，英格蘭較晚才開始發展她自己的認同：「過去」她沈浸於擴張的誘惑，或應該說是危險中，直到被趕出法國，她才發覺自己回到了家鄉。<sup>5</sup>

加萊位於法國北部，隔著海峽與英格蘭門戶多佛(Dover)相望，1558年之前，英王握有此領地已超過兩百年，它也是英法百年戰爭(The Hundred Years' War, 1337-1453)結束後，英王在法國境內唯一仍保有的統治區，但瑪麗女王(Mary I, r. 1553-1558)於1557年6月對法開戰後，戰事不順，半年內便失去這塊在歐陸內僅有的領土。<sup>6</sup>布勞岱以1558年1月英格蘭失去加萊，做為英格蘭島嶼化的時間點，從那時開始：「大局已定，[英法間的]海峽(the Channel)、多佛海峽(the Straits of Dover)和北海成了屏障，是『浮動的堡壘』，護衛著這座島嶼。」<sup>7</sup>在布勞岱看來，失去歐陸土地，反而為未來英格蘭稱霸世界提供了契機，塞翁失馬，焉知非福！但他並未解釋英格蘭究竟如何成了一座島？他只是用「英格蘭是一座島」，做為地理或心態的譬喻，對於英格蘭人如何意識到此地理狀況，或如何藉由島嶼闡述自己的認同，並未著墨。

<sup>5</sup> Fernand Braudel, *Civilisation and Capitalism, 15<sup>th</sup>-18<sup>th</sup> Century*, vol. 3, *The Perspective of the World*, trans. Siân Reynolds (London: Harper & Row, 1984), 353.

<sup>6</sup> G. R. Elton, *England under the Tudors* (London: Methuen, 1974), 222; John Guy, *Tudor Engl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248-249; Penry Williams, *The Later Tudors: England 1547-160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109-110.

<sup>7</sup> Braudel, *Civilisation and Capitalism*, 353.

英國史學者道森(Jane E. A. Dawson)在 1989 年的論文中，也同樣以失去加萊一地，做為英格蘭變成一座島的時間點，她說：

英格蘭南部的邊界〔因此〕轉移，而且這個激烈的變化事後證明是永久的，英格蘭不再是歐洲大陸實體的一部份。這點凸顯了一項地理事實：英格蘭只是一座島嶼的一部份，而且以海與歐洲大陸分隔；從這時開始，英格蘭成為歐洲之外的一座島，而不是歐洲的一島。<sup>8</sup>

道森的作品並未引用布勞岱，其評論也非受到布勞岱的啟發，不過她所言充滿矛盾。她既說英格蘭只是「島嶼的一部份」，又說英格蘭成為了「一座島」，而且這段話還是她所指出之「地理事實」的一部份。至於英格蘭島嶼特質的發展，道森也未繼續探討。

1558 年加萊之失，究竟是不是英格蘭變成一座島的起點？布勞岱或道森的說法，讓這個問題成為十六世紀英格蘭史的議題，但又缺乏實質的回答。在現代史家用為英格蘭心態的譬喻之外，英格蘭島之說是否有更深遠的歷史基礎？英格蘭在歷史上是否曾被視為一座島？或許，地圖可以告訴我們最直接的答案。在布勞岱所提的 1558 年前後，英格蘭並未在當時、當地繪製的不列顛或英格蘭地圖中，以島嶼的樣貌出現，但若往前看，1300 年左右完成的「赫里福德寰宇全圖」(Hereford *Mappa Mundi*, 圖 1)中，英格蘭確實以島嶼型態，和北大西洋諸島一同分立於大洋環繞的世界邊陲之處。<sup>9</sup>觀察目前留存的中古時期地圖，十三世紀中葉以後即有將英格蘭畫為一島(或「類島嶼」)的趨勢，至十四、十五世紀更為明顯。但這是否意味著，當時的人確實認為英格蘭是與蘇格蘭分離的一座島，並且延續此錯誤的地理認知？

歐洲中古至十六世紀中葉以前的地圖，一方面的確對真實地理景貌的掌握不夠精確；但另一方面，在現代之前(或即使到了現代)，地圖的繪製並不是為了全然中立客觀地呈現地理狀態，它可以是意識形態與政治權力的展示品，

<sup>8</sup> 引文最後一句的原文為：“England became an island ‘off’ rather than ‘of’ Europe.” Jane E. A. Dawson, “William Cecil and the British Dimension of Early Elizabethan Foreign Policy,” *History* 74, no.241 (1989): 200.

<sup>9</sup> 此圖與中古歐洲多數寰宇全圖相同，以東方為上方，所以大不列顛群島位於左下側。此圖可見：<https://www.themappamundi.co.uk/mappa-mundi/>, accessed June 30, 2023.

也可以是迷思(myth)的塑造者，同時反映著人們對世界主觀的認知。<sup>10</sup>雖然並非所有十六世紀之前在英格蘭製作的地圖，都將英格蘭繪為一島，但「英格蘭島」的認知或想像，的確已存在於中古的地圖或地理相關作品中。至於英格蘭的島嶼認知及其衍生的認同如何形成，則需要更多文獻的佐證。無論如何，島嶼認同難以從單一的政治或領土事件中生成(如 1558 年加萊之失)，其成形和表述也往往是長時間醞釀的結果。因此，本文將突破一般期刊論文的方式，選擇以長時段的脈絡(中古至十六世紀)，<sup>11</sup>解析英格蘭島概念的 formation 及其圖像上的再現。

本文將指出，現代學者的「英格蘭是一座島」之說，有其歷史與文化根基，其源流並不能在十六世紀找到答案，而必須回到中古至十六世紀的歷史與地理書寫，以及地圖所呈現的不列顛群島圖像中，才能找到發展的軌跡與轉折。再者，將英格蘭島嶼化，視為一獨立、自足且完整的地理單位，是中古至十六世紀英格蘭國族認同的重要表現方式；在此方式下，英格蘭的島嶼性(islandness)乃與土地本身密切連結，未必如施密特所言，要走向海洋才能彰顯。

過去三十年，有關英格蘭國族認同的研究，作品數量非常龐大，多位學者如戴維斯(R. R. Davies, 1938-2005)、克蘭奇(M. T. Clanchy, 1936-2021)、特維爾—彼得(Thorlac Turville-Petre)等，都指出英格蘭做為歐洲最早熟的民族國家，

---

<sup>10</sup> J. B. Harley, "Silences and Secrecy: The Hidden Agenda of Cartography in Early Modern Europe," *Imago Mundi* 40 (1988): 57-76; "Maps, Knowledge, and Power," in *The New Nature of Maps: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 ed. Paul Laxt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1), 52-81; Howard Marchitello, "Political Maps: The Production of Cartography and Chorograph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in *Cultural Artifacts and the Production of Meaning: The Page, the Image, and the Body*, eds. Margaret J. M. Ezell and Katherine O'Brien O'Keefe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4), 13-14.

<sup>11</sup> 一般史學期刊論文處理的年代較短，但英格蘭島嶼性的成形，需從長時段的變化中觀察，就如麥克考爾(Alan MacColl)的〈中古至近代早期「不列顛」的意涵〉。此文雖是期刊論文，但為了理解不列顛一詞定義的變化，也從中古早期討論到十七世紀初葉。本文受其啟發甚多。Alan MacColl, "The Meaning of 'Britain' in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England,"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45, no.2 (2006): 248-269.

其國族認同自王國統一起便有顯著的發展，特別是十二至十五世紀之間。<sup>12</sup>但這些研究多未納入地理與空間思考，或忽略了國族認同中常出現的地理語言，直到海格森(Richard Helgerson, 1940-2008)的《國族的形式：伊莉莎白時代對英格蘭的書寫》(*Forms of Nations: The Elizabethan Writing of England*, 1992)，才有突破。此書第三章〈土地會說話〉(*The Land Speaks*)，以十六世紀下半葉至十七世紀初葉的地圖及地理書寫，探討英格蘭國族認同的表達，<sup>13</sup>才使許多史學與文學研究者，注意到國族意識與土地認知的關連性，不僅有多位學者跟隨海格森的腳步，以近代早期為研究對象，如克萊因(Bernhard Klein)、史密斯(D. K. Smith)和阿德里安(John M. Adrian)等，也有不少學者關注中古時期的發

<sup>12</sup> 有關中古時期英格蘭國族認同之研究，參見：R. R. Davies, "The Peoples of Britain and Ireland 1100-1400. I. Identities,"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4 (1994): 1-20; M. T. Clanchy, *England and Its Rulers, 1066-1307*, 3<sup>rd</sup> ed. (Oxford: Blackwell, 2006); Adrian Hastings,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hood: Ethnicity, Religion, and Nation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Thorlac Turville-Petre, *England the Nation: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Identity, 1290-134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6); John Gillingham, *The English in the Twelfth Century: Imperialism, National Identity and Political Values* (Woodbridge: The Boydell Press, 2000); Alfred P. Smyth, "The Emergence of English Identity, 700-1000," in *Medieval Europeans: Studies in Ethnic Identity and National Perspectives in Medieval Europe*, ed. Alfred P. Smyth (Basingstoke: Palgrave, 2002), 24-52; Kathy Lavezzo ed., *Imagining a Medieval English Na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4).

有關近代早期英格蘭國族認同的研究，可參見：Patrick Collinson, *Godly People: Essays on English Protestantism and Puritanism* (London: Hambledon Press, 1983); Andrew Hadfield, *Literature, Politics, and National Identity: Reformation to Renaiss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Tony Claydon and Ian McBride, *Protestantism and National Identity: Britain and Ireland, c. 1650-c. 185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Claire Elizabeth McEachern, *The Poetics of English Nationhood, 1590-161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Herbert Grabes ed., *Writing the Early Modern English Nati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Amsterdam, Atlanta, GA: Rodopi, 2001); Anna Suranyi, *The Genius of the English Nation: Traveling Writing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Newark Del.: University of Delaware Press, 2008).

<sup>13</sup> Richard Helgerson, "The Land Speaks," in *Forms of Nationhood: The Elizabethan Writing of England*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107-147.

展，如豪伊(Nicholas Howe)、克拉克(Catherine A. M. Clarke)、拉維左(Kathy Lavezzo)及魯迪克(Andrea Ruddick)等。<sup>14</sup>

但以上這些作品對島嶼的關注並不多，當然也未系統性地討論過英格蘭的島嶼化。不過，近年來因島嶼研究(island studies)的興盛，促使更多學者關注島嶼歷史與文化的特殊性，如史考特(Jonathan Scott)和斯塔利(Lynn Staley)等人。<sup>15</sup>影響所及，即便是一般史家，也開始注意島嶼的地理特色及其對政治的影響。如上文提到的圖姆斯，他在《主權之島：在歐洲內與外的不列顛》(*This Sovereign Isle: Britain In and Out of Europe*, 2021)中說：「地理早於歷史而存在，島嶼不可能與大陸擁有相同的歷史。」<sup>16</sup>但島嶼和大陸是如何的不同呢？島嶼和大陸的定義，並沒有絕對的界線，古代希臘人認為整個已知的地理世界(oikoumenē)，就是一座島；<sup>17</sup>十七世紀的英格蘭學者塞爾登則說過：大陸「其實只是較大的島嶼」。<sup>18</sup>

<sup>14</sup> Bernhard Klein, *Maps and the Writing of Space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and Ireland* (Basingstoke: Palgrave, 2001); Andrew Gordon and Bernhard Klein eds., *Literature, Mapping and the Politics of Space in Early Modern Brita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D. K. Smith, *The Cartographic Imagination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Re-writing the World in Marlowe, Spenser, Raleigh and Marvell* (Aldershot: Ashgate, 2008); John M. Adrian, *Local Negotiations of English Nationhood, 1570-1680* (Basingstoke: Macmillan, 2011); Nicholas Howe, *Writing the Map of Anglo-Saxon England: Essays in Cultural Geograph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Catherine A. M. Clarke, *Literary Landscapes and the Idea of England, 700-1400* (Cambridge: D. S. Brewer, 2006); Kathy Lavezzo, *Angels on the Edge of the World: Geography, Literature, and English Community, 1000-1534*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6); Andrea Ruddick, *English Identity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Four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sup>15</sup> Jonathan Scott, *When the Waves Ruled Britannia: Geography and Political Identities, 1500-18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Lynn Staley, *The Island Garden: England's Language of Nation from Gildas to Marvell* (Notre Dame, Indiana: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2012).

<sup>16</sup> Robert Tombs, *This Sovereign Isle: Britain in and out of Europe* (London: Allen Lane, 2021), 1.

<sup>17</sup> James S. Romm, *The Edges of the Earth in Ancient Thought: Geography, Exploration and Fiction*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13, 43.

<sup>18</sup> John Selden, *Title of Honor by Ihon Seldon*, 2<sup>nd</sup> ed. (London: By William Stansby for Iohn Helme, 1631), sig. 3v.



雖然島嶼和大陸的定義有其模糊性，但現代研究者仍有基本共識，且從二十一世紀開始，相繼成立許多以島嶼為研究主題的學會及專門的學術刊物，累積了豐碩的成果。<sup>19</sup>這些成果及其研究取向對本文有兩項重要的啟發。第一，在地理空間上，島嶼所代表的疆界性(boundedness)、自成的完整性(entirety)與隔絕性(insularity)，使它成為與單一國族認同搭配的最佳地理單元。<sup>20</sup>然而，島嶼藉由海洋為路徑，也具備對外的連結性(connectedness)，或遭受外來勢力入侵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所以島嶼人口多是一波波移民混雜的結果，島嶼和單一國族認同的連結並非天生自然。再者，居住於島嶼的人，不必然自認為島嶼子民，或是「海洋之子」，島嶼意識往往是島嶼化(islanded)之後的結果。<sup>21</sup>相反的，自認為島國子民者，也未必真實居於一島國，「島嶼的文化與歷史地景是可以被製造的」。<sup>22</sup>英格蘭是一座島的概念，就是最好的例子，它很大程度是政治想像的結果，也同時是一種政治修辭，而非地理事實。

<sup>19</sup> 現代學者除了以四面環海定義島嶼之外，也考慮土地面積，將澳洲(Australia)定為最小的大陸，格陵蘭(Greenland)則是最大的島嶼。Godfrey Baldacchino, "Islands, Island Studies, Island Studies Journal," *Island Studies Journal* 1, no.1 (2006): 3. 有關島嶼研究的主體與多元面向，參見：Grant McCall, "Nissology: The Study of Islands," *Journal of the Pacific Society* 17, no.2-3 (1994): 74-85; Godfrey Baldacchino, "The Coming of Age of Island Studies," *Tijdschrift voor Economische en Sociale Geografie* 95, no.3 (2004): 272-283; Godfrey Baldacchino, "Island Landscapes and European Culture: An 'Island Studies' Perspective," *Journal of Marine and Island Cultures* 2, no.1 (2013): 13-19.

<sup>20</sup> Rod Edmond and Vanessa Smith eds., *Islands in History and Representation* (London: Routledge, 2003), 2-11; Philip E. Steinberg, "Insularity, Sovereignty and Statehood: The Representation of Islands on Portolan Chart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erritorial State," *Geografiska Annaler. Series B. Human Geography* 87, no.4 (2005): 253-265; Baldacchino, "Islands, Island Studies, Island Studies Journal," 4-5.

<sup>21</sup> 例如，斯里蘭卡雖然是一島嶼，但到十九世紀才經歷「島嶼化」，因當時不列顛殖民者刻意地將它與印度半島區隔，參見：Sujit Sivasundaram, *Islanded: Britain, Sri Lanka, and the Bounds of an Indian Ocean Colon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3). 1990 年代之前的台灣也是如此，多數居住於台灣的人並未以島民自詡；1990 年代之後，島嶼及海洋才逐漸成為重要的政治修辭或國族認同依附的對象。「海洋之子」一詞，引自臺北市長柯文哲於 2017 年世大運開幕演說的內容，參見新聞媒體報導：<https://www.storm.mg/article/324324>, accessed June 30, 2023.

<sup>22</sup> Godfrey Baldacchino, "The Coming of Age of Island Studies," 273.

第二，承上所述，島嶼性其實是「思維的建構」，同時也是一種「觀看世界的獨特方式」。<sup>23</sup>然其建構必須透過言說或其他形式的表達，如哈許(J. D. Hache)指出，所謂「島民」，是一群人「說」(say)他們自己居於被海洋環繞之處。<sup>24</sup>這樣的言說也可用「論述」(discourse)一詞涵蓋，或是謝爾(Marc Shell)所提：「訴說島嶼的修辭」(*rhetoric of speaking about islands*)。<sup>25</sup>這些論述或修辭，可能以文字、圖像、音樂或口語等各類形式被訴說、傳播與延續，也可能以多元的方式組合為對特定島嶼的思考和想像。對史學家而言，我們不僅應重視這些論述的內容及其組合方式，也必須探索其建構的過程，如何根植於曲折而複雜的歷史中。

有鑑於此，本文將以較長的縱深，從中古初期至十六世紀的歷史、地理書寫及視覺材料中，探索「英格蘭島」之論述發展的軌跡及變化。本文除前言(第一節)和結語(第五節)外，將分為三節。首先從西元八世紀英格蘭歷史書寫奠基之作——比德(Bede the Venerable, c. 673-735)的《英格蘭人教會史》(*Historia ecclesiastica gentis Anglorum*, 731)談起，勾勒出後續發展的原型。接著，以十三世紀中葉馬修·帕里斯(Matthew Paris, c. 1200-1259)的不列顛地圖為核心，討論十至十三世紀，英格蘭的編年史如何陳述及表現英格蘭的島嶼性，並出現「類島嶼」的形貌。第四節則以十四至十六世紀，英格蘭島嶼形貌從成熟到消退，又到轉型為焦點；從希格頓(Ranulph Higden, c. 1280-1364)的《世界編年史》(*Polychronicon*, c. 1327-c. 1363)，及其衍生的二十餘幅寰宇全圖(*mappae mundi*)，談到薩克斯頓(Christopher Saxton, c. 1540-c. 1610)的《英格蘭與威爾斯地圖集》(*Atlas of England and Wales*, 1579)。後者是當時有史以來最完整而正確的英格蘭地圖集，真實描繪出英、蘇邊界接壤的狀態，英格蘭不再以島嶼的形象出現，但英格蘭島的認知，在十六世紀也轉以其他形式存在於英格蘭文化

<sup>23</sup> “‘Islandness’ is a construct of the mind, a singular way of looking at the world.” Philip Conkling, “On Islanders and Islandness,” *Geographical Review* 97, no.2 (April 2007): 192.

<sup>24</sup> J. D. Hache, “Towards a Political Approach to the Island Questions,” in *Competing Strategies of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for Small Islands*, eds. G. Baldacchino and R. Greenwood (Charlottetown, Canada: Institute of Island Studies, University of Prince Edward Island, 1998), 47.

<sup>25</sup> Marc Shell, *Islandology: Geography, Rhetoric, Politics*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4, 7.

思維中。整體而言，本文關注英格蘭島如何被想像、塑造及表達，又如何與國族建構共融，訴說英格蘭的島國認同。透過此研究，我們將更能理解英格蘭國族認同中的地理語言及島嶼因素。

## 二、不列顛是一座島——比德的《英格蘭人教會史》

英格蘭被認知為一座島，是先從「不列顛是一座島」的訴說開始，其萌芽必須往前追溯至八世紀的修士作家比德。他是盎格魯-薩克森人(Anglo-Saxons)未建立統一的英格蘭王國之前，最重要的歷史撰述者。他的一生都居住在英格蘭北方的諾森布里亞王國(Kingdom of Northumbria)，年紀尚幼時便進入本篤修會，長居於雅羅修道院(Jarrow Abbey)中，這裡也是當時英格蘭知識保存與發展的據點之一。<sup>26</sup>比德最著名的作品為《英格蘭人教會史》，此作詳密記載了不列顛島內各族接受基督信仰的歷程，同時也賦予尚未完成政治統一的「英格蘭人」(*gens Anglorum*)一集體的名稱與認同，而「英格蘭人」就是比德所謂「我們的民族」(*gens nostra*)。<sup>27</sup>

比德的《英格蘭人教會史》，在以羅馬為首的普世基督教會內，為英格蘭建立了獨特的角色與使命，而這些都和它所屬的不列顛島地理位置無法切割。此作第一卷開頭，比德即描述此島所在位置與物產：

不列顛，從前被稱為愛爾比恩(Albion)，是在西北方大洋上的一座島嶼，面向日耳曼、高盧和西班牙，他們占了歐洲大部份的面積，但〔不列顛〕和他們相距遙遠。它延展至北長有800哩、寬有200哩，但還有數個突出的岬角，延伸更遠；把這些都算起來，海岸線總長達4875哩。

<sup>26</sup> Nicholas Howe, "From Bede's World to 'Bede's World'," in *Writing the Map of Anglo-Saxon England*, 125-148.

<sup>27</sup> 比德以 *gens Anglorum* 一詞，合稱西元 449 年三支共同入侵不列顛的日耳曼部族：薩克森人(Saxons)、盎格魯人(Angles)及朱特人(Jutes)。事實上，西元五世紀中入侵不列顛的歐陸部族還包括弗里斯蘭人(Frisians)、法蘭克人(Franks)等。Bede the Venerable, *Bede's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 eds. Bertram Colgrave and R. A. B. Mynors (Reprinted with correc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1), 51; J. M. Wallace-Hadrill, *Bede's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 A Historical Commenta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04), 22. *gens Anglorum* 一詞見：Bede the Venerable, *Bede's Ecclesiastical History*, 124, 133.

此島糧產豐盛、樹林茂密，有肥美的牧草餵養牛羊和馱獸。某些地區也出產葡萄，還有眾多各類水陸禽鳥；也值得驚嘆的是它的河流，河中魚類多不勝數，尤其是鮭魚和鰻魚……。

比德接著提到海產也不遑多讓，除了多樣貝類之外，還有品質優良的各色珍珠，「最多的是白色」。此外，陸地上遍佈的溫泉、豐富多樣的礦產，在在都使不列顛成為一座豐饒的島嶼，有如〈創世紀〉中的伊甸園。<sup>28</sup>

這段有關不列顛地理的描述，比德主要取材自古羅馬作家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 23-79)、神父奧羅修斯(Paulus Orosius, c. 375-c. 420)，及六世紀不列顛修士吉爾達斯(Gildas, c. 500-c. 570)等人的作品。<sup>29</sup>比德也與這些前輩一樣，他的歷史書寫緊密連結於歷史發生的「場地」或「地方」(place)。<sup>30</sup>在行文上，比德也有許多借用前人之處，例如他跟隨吉爾達斯所寫的《不列顛的傾覆》(*De Excidio et Conquestu Britanniae*, c. 510)，以「不列顛是一座島」起頭，不過吉爾達斯用的拉丁文是 *Brittannia insula*，並強調此島位於「世界之極」，全境都被廣大且難以跨越的海洋所護衛(除了南方與高盧分隔的海峽之外)。<sup>31</sup>比德的用詞則是 *Brittania Oceani insula*，更明確指點出不列顛是大洋上的一座島，而且他也描述了這片海洋上其他的島嶼，如「位在不列顛後面，無垠大洋上的奧克尼群島(Orkney islands)」，氣候溫和、綠草如茵的愛爾蘭島，不列顛與愛爾蘭之間的曼島(Isle of Man)和安格爾西島(Isle of Anglesey)，不列顛南方的懷特島(Isle of Wight)和塞尼特島(Isle of Thanet)，還有北方基督教修士們往來穿梭的

<sup>28</sup> Bede the Venerable, *Bede's Ecclesiastical History*, 15-17. 比德所用的長度單位「哩」(*milia*)，應是古羅馬人所使用的，1 羅馬哩=0.92 英哩。華萊士-哈德理爾(J. M. Wallace-Hadrill)認為，本書開頭對不列顛豐饒的描述，是以《聖經·創世紀》中的伊甸園為模本，見 Wallace-Hadrill, *Bede's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 6.

<sup>29</sup> A. H. Merrills, *History and Geography in Late Antiqu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249-254.

<sup>30</sup> 學者豪伊稱之為「地方意識」(sense of place)。Howe, "From Bede's World to 'Bede's World'," 144.

<sup>31</sup> Gildas, *The Ruin of Britain and Other Works*, ed. and trans. Michael Winterbottom (London: Phillimore, 1978), 16, 89. 吉爾達斯的用詞沿襲老普林尼。相較而言，比德比他更強調島和大洋的相連性或一體性。

愛奧那島(Iona)，以及林迪斯法恩島(Lindisfarne, p. 219-223)，顯示這裡是一個島嶼的世界。<sup>32</sup>

在古代及中古的地理觀中，這裡的確就是世界的邊陲，同時也是個「島嶼的世界」，位在環繞歐亞非陸塊的大洋西北處。<sup>33</sup>對比德而言，正是這邊陲的地理位置，賦予接受基督教的英格蘭人獨特之歷史地位：在這個英格蘭人所稱霸的島嶼世界，見證了上帝福音到達世界之極，實現了上帝的旨意。而英人改信基督教，以及不列顛與羅馬普世教會合一的過程，則是《英格蘭人教會史》全書五卷的主題。換言之，比德雖從孤懸海外的島嶼寫起，卻不是為了此島如何成為遺世獨立的樂園而寫；他的作品是為了連結此邊陲島嶼和歐陸(以羅馬為中心的歐陸)，並說明不列顛藉由信仰進入上帝的計畫與文明世界的歷程。

藉由這段歷程，身處偏僻的「島民」得以和居住於大陸中心的人，共同成為上帝的子民。比德對自己，或對其所屬族群(英格蘭人)的島民認同，表現得十分明顯，他說：「我自己和我的同胞們……出生並成長於世界偏遠之處，也就是大洋上的一座島(*insula maris oceani*)。」<sup>34</sup>他也在作品第一卷，將不列顛及周邊的島嶼稱為「我們的島」(*insularum*)，讓島民與其居住的島嶼成為一體。至第五卷末，提到全境達成信仰統一與和平繁榮之時，他將英格蘭人及「我們的島」，放入上帝普世且不朽的國度中，並引用〈詩篇〉第97篇第1節的文字說道：「願全地在祂永恆的國度中快樂、願不列顛在祂的信仰中快樂，

<sup>32</sup> Bede the Venerable, *Bede's Ecclesiastical History*, 15, 19-21, 25, 73, 149. 比德稱愛爾蘭島為 *Hibernia*；曼島和安格爾西島則合稱為梅瓦尼亞島(*Meuania insulas* 或 *Mevania Islands*)。

<sup>33</sup> Katherine Clarke, "An Island Nation: Re-Reading Tacitus' *Agricola*," *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91 (2001): 96; Alfred Hiatt, "From Pliny to Brexit: Spatial Representation of the British Isles," *Postmedieval* 7, no.4 (2016): 511-525; Romm, *The Edges of the Earth in Ancient Thought*, 11-13, 140-141, 156-157; Merrills, *History and Geography in Late Antiquity*, 92-97, 132-142, 254-260.

<sup>34</sup> 比德寫於他對《聖經·雅歌》的評註中，引自 Merrills, *History and Geography in Late Antiquity*, 237.

也願眾海島(*insulae multae*)歡喜，並感恩、紀念祂的聖靈。」<sup>35</sup>這段文字不但顯示基督教世界的合一，也交代了信仰傳播的時序與地理路線，從大陸到不列顛，再到周邊諸島。

透過地理與歷史書寫，比德展示了「不列顛是一座島」，以及一段屬於這座島嶼的特殊歷史，不過他並未讓英格蘭人獨占此島的歷史舞台。《英格蘭人教會史》也描述了另外三支民族與英格蘭人的互動，包括最早居住於此地的布立吞人(Britons)，以及從海外移居不列顛北方的蘇格蘭人(Scots)和的皮克特人(Picts)，<sup>36</sup>但這並不意味著內部的地理與民族界限不存在。在全書中，當比德使用「不列顛」一詞時，有時是指整個島嶼，有時也指「布立吞人的區域」(*parte Brettonum*)，即原先由布立吞人所居住，而後由英格蘭人征服與統治的區域。<sup>37</sup>他指出，布立吞人來自阿摩里卡(Armorica，今日法國西北部的布列塔尼〔Brittany〕)，多居住於島嶼南部，後有來自徐西亞(Scythia)的皮克特人，進佔島嶼北部；接著是從愛爾蘭島移至不列顛西北部的蘇格蘭人。比德提到：

在布立吞人和皮克特人之間，有條非常寬的海灣(*arm of the sea*)分隔彼此，此海灣從西邊深入內地，直到今日，都還可在這看到有座防衛穩固的不列顛城鎮阿爾克路斯(Alcluith)。上文提到的蘇格蘭人便落腳在此海灣的北岸，定居在那。<sup>38</sup>

此處的海灣是指不列顛西岸的克萊德灣(Firth of Clyde)，阿爾克路斯即今日蘇格蘭境內的鄧巴頓(Dumbarton)，位於克萊德河北岸(River Clyde)。在比德筆下，當時布立吞人和北方兩民族之間，已隱然有一海水畫出的自然疆界。

<sup>35</sup> Bede the Venerable, *Bede's Ecclesiastical History*, 37, 561. 〈詩篇〉第 97 第一節經文為：「耶和華做王！願地快樂！願眾海島歡喜。」(“The Lord reigneth; let the earth rejoice; let the multitude of isles be glad thereof.”) 《聖經(Holy Bible)：英皇欽定本／新標點和合本(King James Version/ Chinese Union Version)》(臺北：台灣聖經公會，2006)，頁 930。

<sup>36</sup> 本文將古代居住於不列顛的民族 Britons(屬凱爾特民族〔Celts〕)中譯為「布立吞人」，以與現代的不列顛人(Britons 或 the British)有所區別。比德在《英格蘭人教會史》對布立吞人、蘇格蘭人、皮克特人三族群所用的名稱為：*Bretto*、*Scotti*、*Picti*。蘇格蘭人乃由愛爾蘭遷移而來，所以比德也用 *Scotti* 指愛爾蘭人，並以 *Scottia* 或 *Hibernia* 指愛爾蘭島。

<sup>37</sup> Bede the Venerable, *Bede's Ecclesiastical History*, 41.

<sup>38</sup> Bede the Venerable, *Bede's Ecclesiastical History*, 17-21.

羅馬人統治不列顛之後，比德又提到一條人為的疆界，與其左右的河海合成一線，這是羅馬皇帝塞維魯斯(Septimius Severus, r. 193-211)於 208 年親自平定不列顛叛亂之後，在島嶼北方所築的壁壘和開鑿的壕溝，這條壕溝「從海到海」，由此「分隔他在這座島嶼上重新取得控制的區域，和其他未能征服的部落」。<sup>39</sup>塞維魯斯的工事，其實是增補西元 122 年皇帝哈德良(Hadrian, r. 117-138)所建的「哈德良長城」(Hadrian's Wall)，位置比克萊德灣更南，東西兩端分別連接泰恩河(River Tyne)和索爾韋灣(Solway Firth)。至五世紀羅馬人撤出不列顛後，比德又記載北方兩民族「越海而來」(*transmarinis*)，以殘忍野蠻的手段洗劫不列顛人。他的用詞承襲自吉爾達斯，視北方兩族為「海外民族」(*gentibus transmarinis*)，<sup>40</sup>但比德指出：「我稱他們是越海而來的兩民族，並不是因為他們居住在不列顛之外，而是因為他們與布立吞人之間，有兩條寬而長的海灣分隔；一條從東邊進入陸地，另一條從西邊，雖然它們並未相接。」<sup>41</sup>東邊的海灣，指的是不列顛東岸的福斯灣(Firth of Forth)，西邊的即上文提過克萊德灣。

從比德的文字看來，他清楚的知道英格蘭與蘇格蘭都位於不列顛島上，只是在兩地交接處，各有從東西兩端深入內陸的海灣，且其源頭相近但並未相通。事實上，福斯灣與克萊德灣相距約有 119 公里，並非接近到足以形成一條分隔線，只是這項地理誤解從八世紀持續到了十五世紀。比德在書中數次提及克萊德灣—福斯灣界線，此線以南自古是布立吞人居住之地，也是英格蘭人入侵後生活的國度，他稱為「英格蘭人的土地」或「英格蘭人的王國」(*Anglorum provincia*)；<sup>42</sup>此線以北是兩「蠻族」的居地，而他們幾乎每年「越海而來」打家劫舍。儘管如前所述，英格蘭人的邊界曾往南移至泰恩河和索爾韋灣，但克萊德灣—福斯灣是比德認定的傳統界線，羅馬人統治最北的邊界曾經到此，皇帝安東尼努斯(Antoninus Pius, r. 138-161)也曾於 142 年在兩海灣之間建長城(Antonine Wall)，形成一道從海到海的防線；羅馬人撤出不列顛之後，

<sup>39</sup> Bede the Venerable, *Bede's Ecclesiastical History*, 27.

<sup>40</sup> Gildas, *The Ruin of Britain and Other Works*, 21, 93.

<sup>41</sup> Bede the Venerable, *Bede's Ecclesiastical History*, 41. 在此段文字之後，比德又兩度提到他們「越海而來」(across the waters)，見頁 43。

<sup>42</sup> Bede the Venerable, *Bede's Ecclesiastical History*, 308, 348.

布立吞人在羅馬人建議下，又修復此長城。<sup>43</sup>也值得一提的是，比德所居的諾森布里亞王國北境即以福斯灣為界，與皮克特人相隔。

雖然比德未曾明言「英格蘭是一座島」，但他的用詞及書寫已表述英格蘭有如一座島，而且以海或島的意象區隔了本族和他者。若我們再考慮當時英格蘭人所使用的語言，即比德在第一卷提到的「英文」(*Anglorum*)，<sup>44</sup>島嶼一詞是 *ealond*，由「水」(*ea*)與「地」(*lond*)複合而成，指的是「與水相連之地」，不一定要完全被水所包圍，也不一定要在海上。<sup>45</sup>中古時期的不列顛或歐陸地區，與世隔絕的孤立之地，如貴族的莊園，也可被稱為「島」(拉丁文為 *insula*)，這種情形至少延續到十六世紀。<sup>46</sup>總結而言，比德的《英格蘭人教會史》既呈現了「不列顛是一座島」，在語意上也表達了「英格蘭是一座島」，讓英格蘭人與北方他族以水及狹窄的陸地為隔，有明確的疆界，並以自身共同的語言和信仰合成一體，他稱為「英格蘭人的王國」。<sup>47</sup>

<sup>43</sup> Bede the Venerable, *Bede's Ecclesiastical History*, 43.

<sup>44</sup> 他指出當時不列顛有五種語言：英格蘭語(*Anglorum*)、不列顛語(*Brettonum*)、愛爾蘭語(*Scottorum*)、皮克特語(*Picotrum*)及拉丁語(*Latinorum*)，它們「就如上帝的律法寫在五卷經文上，全都為了追求和闡明同一種智慧而寫，也就是神聖的真理與真正的崇高。」Bede the Venerabl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 17. 比德所說的「五卷經文」，即「摩西五經」(the Pentateuch)(《舊約聖經》的前五書)，包含〈創世紀〉、〈出埃及記〉、〈民數記〉、〈利未記〉、〈申命記〉。比德的《英格蘭人教會史》也以五卷寫成，似乎是作者有意的以此書代表他個人的宗教使命。

<sup>45</sup> Winfried Rudolf, "The Spiritual Islescape of the Anglo-Saxons," in *The Sea and Englishness in the Middle Ages: Maritime Narratives, Identity and Culture*, ed. Sebastian I. Sobecki (Cambridge: D. S. Brewer, 2011), 31; Clarke, *Literary Landscapes and the Idea of England, 700-1400*, 20. 古英文的島嶼也有寫成 *igland*，如《盎格魯·薩克森編年史》中用 *Brittene igland* (不列顛島)。Susan Irvine, *The Anglo-Saxon Chronicle: A Collaborative Edition*, vol.7, *MS. E* (Cambridge: D. S. Brewer, 2004), 3.

<sup>46</sup> 吉利斯認為，島嶼的現代定義至十六世紀才出現，也從那時開始，土地連續的「大陸」和島嶼才有更明確的區隔。Gillis, *Islands of the Mind*, 14-17, 84.

<sup>47</sup> 英國學者梅里爾(A. H. Merrills)認為，比德強調的是不列顛島上多族互動、彼此依賴的歷史，而非單一民族，也因此各族的地理邊界模糊(fuzzy edges)。Merrills, *History and Geography in Late Antiquity*, 30, 274. 但本文並不贊成邊界模糊的說法，除了文中已提的克萊德灣—福斯灣界線之外，對比德來說，亨伯河(River Humber)也是一重要界線，此河不僅分隔北方與南方的英格蘭人，也是諾森布里亞王國的南界。Bede the Venerable, *Bede's Ecclesiastical History*, 73.



比德的《英格蘭人教會史》是英格蘭歷史奠基之作，在阿佛列大帝(Alfred the Great, 871-c. 886)時代譯為英文，其內容不斷被後人傳抄或引用。從阿佛列大帝至十世紀，在這段英格蘭人因抵禦丹人(the Danes)而逐漸統一的過程中，記載英格蘭人歷史並凝聚其認同最重要的作品，為《盎格魯·薩克森編年史》(*Anglo-Saxon Chronicle*, c. 891-1154)。這部作品的前言就是地理描述，其內容多摘錄比德對不列顛島的敘述，如島嶼的大小(800 哩長、200 哩寬)、不列顛境內使用的五種語言(英語、不列顛語、皮克特語、蘇格蘭語、拉丁語)、盎格魯-薩克森人入侵之前居於此島的三民族(布立吞人、皮克特人、蘇格蘭人)，此外也紀錄羅馬皇帝塞維魯斯築牆之事。<sup>48</sup>但這部編年史對於不列顛或英格蘭的島嶼特性，並沒有超越比德的表達，英格蘭也還未真正化身為一座島。

### 三、英格蘭是一座島——帕里斯的不列顛地圖

隨著英格蘭王國的統一，這個國度在十世紀末有了一個共同且普遍使用的稱呼：「英格蘭」(*Engla-land*)或拉丁文的「安格利亞」(*Anglia*)。<sup>49</sup>即使 1066 年諾曼征服(the Norman Conquest)之後，此名稱仍然維持，英格蘭人的認同也未消失，甚至諾曼人(the Normans)逐漸挪用了「英格蘭人」的稱號，成為英格蘭王國真正的代言人。<sup>50</sup>表現於歷史書寫，則是諾曼史家如杭廷頓的亨利(Henry of Huntingdon, c. 1088-1157)、馬姆斯伯理的威廉(William of Malmesbury, c. 1095-c. 1143)、紐伯格的威廉(William of Newburgh, 1136-1198)等人，延續比德所撰的歷

<sup>48</sup> Irvine, *The Anglo-Saxon Chronicle*, 3, 9.

<sup>49</sup> R. R. Davies, *The First English Empire: Power and Identities in the British Isles 1093-134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51; Clanchy, *England and Its Rulers*, 19.

<sup>50</sup> John Gillingham, "Henry of Huntingdon and the Twelfth-Century Revival of the England Nation," in *The English in the Twelfth Century*, 123-142; R. R. Davies, *The First English Empire*, 51-52, 61, 145, 196, 199-200.

史，繼續以「英格蘭人」之名，增補西元八世紀以後的歷史。<sup>51</sup>這些史家中，亨利對不列顛島嶼性的表達最為豐富，其文字內容有不少沿用比德所述，如島嶼位置及大小、水陸物產之豐饒等。亨利也描繪不列顛位在群島的世界，而且列出此島最大的三個附屬島嶼：第一是北方無垠大洋中的奧克尼群島，二是不列顛和愛爾蘭之間的曼島，三是南方的懷特島。相較於比德，亨利對此島嶼在世間的地位更具信心，他認為「不列顛是最受神恩眷顧的島嶼」，也是最知名、最富庶的島嶼，「其肥沃的土壤、牛奶與蜜，超越其他所有上帝所統治的地方」。<sup>52</sup>

更值得注意的是，亨利等諾曼史家試圖跨越比德，以「英格蘭」取代「不列顛」，為此島嶼重新命名。亨利說：「這個最知名的島嶼，從前稱為愛爾比恩，後來稱不列顛，而現在是英格蘭。」紐伯格的威廉也說：「英格蘭人將不列顛人驅逐且佔有這個島嶼時，它就不再被稱為不列顛，而是英格蘭。」<sup>53</sup>對這兩位史家而言，名稱改換的正當性來自政權更迭，就如比德所稱的「不列顛」，在羅馬征服之後，取代了「愛爾比恩」一詞；而新的名稱「英格蘭」，

<sup>51</sup> 這些史家皆為神職人員或修士，他們帶起十二世紀英格蘭歷史編修的熱潮，且比同時期之歐陸更為興盛。他們的作品有別於歐陸史家書寫之「普世史」(universal history)，杭廷頓的亨利等人多以英格蘭及英格蘭君王為主題，如亨利撰有《英格蘭人史》(*Historia Anglorum*, 1129)，現代版本見 Henry of Huntingdon, *Historia Anglorum: The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 ed. and trans. Diana Greenwa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6)。馬姆斯伯理的威廉著有多部歷史作品，也多以「英格蘭」為標題，例如《英格蘭諸王史》(*Gesta regum Anglorum*)、《英格蘭主教史》(*Gesta pontificum Anglorum*)等，現代版本見 William of Malmesbury, *Gesta Regum Anglorum: The History of the English Kings*, ed. and trans. R. A. B. Mynor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8)；William of Malmesbury, *Gesta Pontificum Anglorum: The History of the English Bishops*, ed. and trans. M. Winterbotto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07)。紐伯格的威廉的作品為《英格蘭史》(*Historia rerum Anglicarum*)，現代版本見 William of Newburgh, *The History of William of Newburgh*, trans. Joseph Stevenson (Lampeter, Wales: Llanerch Publishers, 1996)。有關歐洲中古時期之編年史寫作，參見：Michele Campopiano and Henry Bainton eds. *Universal Chronicles in High Middle Ages* (Woodbridge: York Medieval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Boydell Press, 2017)。

<sup>52</sup> Henry of Huntingdon, *Historia Anglorum*, 10-15, 10-11, 20-21.

<sup>53</sup> Henry of Huntingdon, *Historia Anglorum*, 12-13; William of Newburgh, *The History of William of Newburgh*, 460。其他同時代類似主張，見 R. R. Davies, *The First English Empire*, 49, n.57.

代表諾曼霸權在島嶼上的普及性，也彰顯十二世紀諾曼王朝的帝國野心。<sup>54</sup>至十三世紀初葉，仍然有類似主張，如《英格蘭法律彙編》(*Leges Anglorum*)中提到：「整個不列顛王國的君主體制，現在稱為英格蘭人的王國。」<sup>55</sup>名稱的變更，使得英格蘭成了一座島嶼的代稱，不再有不列顛島，而只有英格蘭島。

然而，英格蘭島的認知，在十三世紀中之前並未具象的展現在地圖上。當時歐洲各地在教堂、修道院、宮殿或貴族宅邸內，能見到的地圖主要是基督教信仰架構下的「寰宇全圖」(*mappae mundi*)，它並不是依據真實地理探勘而繪出的地圖，也難以用於實際的旅行。此類地圖通常以耶路撒冷所在的東方為上方，描繪諸多《舊約聖經》中重要的地理場景，如亞當、夏娃所在的伊甸園、摩西出紅海及巴別塔的建立等。這類地圖主要目的在引領觀者由上(東方)而下(西方)，見到人類文明及基督教信仰，由東漸次向西傳布的歷程，所以它們更像是信仰的引導、歷史的見證，同時也呈現了人們對世界地理的想像。<sup>56</sup>

在 1250 年代之前，英格蘭境內所繪製的寰宇全圖，如「盎格魯-薩克森寰宇全圖」(*Anglo-Saxon Mappa Mundi*, c. 1025)或「索利寰宇全圖」(*Sawley Mappa*

<sup>54</sup> Gillingham, *The English in the Twelfth Century*, 3-18. 十世紀末盎格魯-薩克森時期，已有史家主張英格蘭人是新的統治者，不列顛一名應該改為英格蘭(即使英格蘭人的統治區域僅限南方)，如埃塞爾維爾(Ealdorman Aethelweard, d. c. 998)及愛因沙姆的艾爾弗瑞克(Aelfric of Eynsham, c. 955-c. 1010)，見 Gillingham, *The English in the Twelfth Century*, 97; R. R. Davies, *The First English Empire*, 49.

<sup>55</sup> “The whole monarchy of the entire kingdom of Britain is now called the kingdom of the English.” 引自 Clanchy, *England and Its Rulers*, 153.

<sup>56</sup> 中古寰宇全圖的基本形式稱為「T-O 地圖」，以東方為上方，T 為在世界中間劃分三大洲(歐、亞、非)的三條水路：頓河(the Don)、尼羅河(the Nile)、地中海(the Mediterranean)，相交為 T 形；O 為環繞在三大洲及三河海周邊的環狀大洋。寰宇全圖雖然是中古基督教信仰背景下的產物，但地圖上的地理知識及繪製方式仍根源於古代，見 Evelyn Edson, *The World Map 1300-1492: The Persistence of 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7), 11-15. 其他相關討論參見：David Woodward, “Medieval Mappaemundi,” in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 vol.1, *Cartography in Prehistoric, Ancient, and Medieval Europe and the Mediterranean*, eds. J. B. Harley and David Woodward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286-370; Marcia Kupfer, “Medieval World Maps: Embedded Images, Interpretive Frames,” *Word and Image* 10, no.3 (1994): 262-288.

*Mundi*, c. 1190)中，左下側位在大洋上的最大島，仍被冠以「不列顛」之名 (*Brittannia insula*)。<sup>57</sup>另一種非正式的地圖，出現在威爾斯教士傑拉德(Gerald of Wales, c. 1146-c. 1223)所寫的《愛爾蘭風土》(*Topographia Hiberniae*, c. 1188)。此書中有兩張伴隨內文出現的簡圖(皆以東方為上方)，第一張畫了不列顛、愛爾蘭、奧克尼群島，可是仍以「不列顛」(*Brittannia*)標注大島，並未用「英格蘭」；第二張是包含法國的地圖，呈現英王亨利二世(Henry II, r. 1154-1189)所統治(或霸權所及)的區域，在大島上傑拉德更細緻地標定了三個區域：蘇格蘭(*Scotia*)、威爾斯(*Wallia*)及不列顛(*Britannia*)，後者寫在今日英格蘭的地區。<sup>58</sup>這兩幅簡圖不但未採用「英格蘭島」之說，而且在第二張圖中，以「不列顛」為南方英格蘭地區之名。傑拉德的用法，可能是因為當時英格蘭和不列顛兩詞可以互換，所以他用「不列顛」指稱當時英格蘭王國真實所在的地理位置。<sup>59</sup>此用法讓傑拉德的「不列顛」(指英格蘭)，與亨利等編年史家所謂的不列顛(指全島)相較，反而變小了。但不論如何，英格蘭並沒有在上述的圖像中變成一座島嶼。

一直到十三世紀中葉，我們才在帕里斯所繪的「不列顛地圖」中，看到英格蘭成為島嶼的雛形或類島嶼的形式。帕里斯是十三世紀最具影響力的編年史家與地圖繪製者，他是本篤修會修士，大約於 1217 年進入位於赫特福

<sup>57</sup> 「盎格魯-薩克森寰宇全圖」(*Anglo-Saxon Mappa Mundi*, , 21x17 cm., c. 1025)收藏於：The British Library, Cotton MS Tiberius B V/1。圖像可見：<https://www.bl.uk/collection-items/anglo-saxon-world-map>。「索利寰宇全圖」(*Sawley Mappa Mundi*, c. 1190, 29.5x20.5 cm.)，收藏於：Corpus Christi College, Cambridge University, MS 66, Part 1。圖像可見：[https://en.wikipedia.org/wiki/Sawley\\_map#/media/File:Imago\\_Mundi\\_de\\_Honorius\\_of\\_Autum\\_\(editado\\_por\\_Henry\\_of\\_Mainz\)\\_1190.PNG](https://en.wikipedia.org/wiki/Sawley_map#/media/File:Imago_Mundi_de_Honorius_of_Autum_(editado_por_Henry_of_Mainz)_1190.PNG)，accessed June 30, 2023。另可參見：P. D. A. Harvey, “The Sawley Map and Other World Maps in Twelfth-Century England,” *Imago Mundi* 49 (1997): 33-42。

<sup>58</sup> 第一張圖片見：<https://www.webarchive.org.uk/wayback/archive/20190626043834/http://www.bl.uk/onlinegallery/onlineex/unvbrit/d/largeimage82775.html>；第二張圖片見：<https://catalogue.nli.ie/Record/vtls000505800> (image 99 of 204), accessed June 30, 2023。傑拉圖在第二張圖片的標示方式，也可見於 1262 年左右繪製的「聖詠經寰宇全圖」(*Psalter Mappa Mundi*, diameter of map 9 cm)，以「不列顛」標注英格蘭地區。此圖收錄於一本詩篇集中，現存於British Library, Additional MS. 28681, f. 9r。圖片見 <https://www.bl.uk/collection-items/psalter-world-map>, accessed June 30, 2023。

<sup>59</sup> MacColl, “The Meaning of ‘Britain’ in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England,” 248-269; Clanchy, *England and Its Rulers*, 153.

德郡(Hertfordshire)的聖艾爾本修道院(Abbey of St Albans)，此修院也是當時英格蘭最權威的歷史編修機構，且與王室關係密切，成為支持政權的力量之一。<sup>60</sup> 帕里斯的作品涵蓋中古歐陸常見的「普世史」(universal history)，如他的《大編年史》(*Chronica Majora*, c. 1250-1259)、《簡要編年史》(*Abbreviatio Chronicorum*, c. 1250-1259)，以及十二世紀以來英格蘭本土發展的「英格蘭史」，如他的《英格蘭史》(*Historia Anglorum*, c. 1250-1259)。<sup>61</sup> 這些歷史記載都從創世開始，但主要內容是英格蘭在 1259 年之前的歷史，它們與前人作品不同之處，在於放入大量圖像，包括本文所要談的四幅不列顛地圖。這些地圖放在上述三作品的開頭，<sup>62</sup> 是帕里斯延續過去以地理敘述為歷史記載之前導的傳統，但他突破前人作風，以圖像取代了文字，這些地圖成為最早單以不列顛島為主體的地圖，而且有別以往的寰宇全圖，採北方為上方。<sup>63</sup>

四張地圖中，放在《英格蘭史》開頭的一張較為簡略(圖 2)，文字與色彩也不如其他三張多樣。關於這張地圖的年代較有爭議，可能是最早繪製的一

<sup>60</sup> 有關帕里斯生平記載甚少，可參考：Richard Vaghan, *Matthew Par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8), 1-20; Daniel K. Connolly, *The Maps of Matthew Paris: Medieval Journeys through Space, Time and Liturgy* (Woodbridge, Suffolk: The Boydell Press, 2009), 7, 19-22.

<sup>61</sup> Björn Weiler, "How Unusual Was Matthew Paris? The Writing of Universal History in Angevin England," in *Universal Chronicles in High Middle Ages*, eds. Michele Campopiano and Henry Bainton (Woodbridge: York Medieval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Boydell Press, 2017), 202.

<sup>62</sup> 帕里斯的四張地圖未必全由他本人完成，這四張地圖的印刷版見：J. P. Gilson, *Four Maps of Great Britain Designed by Matthew Paris about A.D. 1250: Reproduced from Three Manuscripts in the British Museum and One at Corpus Christi College, Cambridge* (London: British Museum, 1928).

<sup>63</sup> 帕里斯的地圖選擇以北方為上方，多數學者認為可能是為了適應書籍紙張的限制，因為南北向較能在一頁長方形的紙張上，完整呈現不列顛群島。Suzanne Lewis, *The Art of Matthew Paris in the Chronica Majora* (Aldershot: Scolar Press in collaboration with Corpus Christi College, Cambridge, 1987), 364-365, 374-376; Daniel K. Connolly, *The Maps of Matthew Paris*, 186.

張，也可能是最晚。<sup>64</sup>但從內容來看，它是最接近十二世紀編年史家說法的一張，因為在地圖中央，有兩排縱貫全島的文字寫著：「不列顛，現在稱作英格蘭，涵蓋了蘇格蘭、蓋洛威、威爾斯」(*Britannia nunc dicta Anglia que completitur[sic] Scociam Galeweiam & Walliam*)。換言之，以英格蘭替換不列顛做為全島之名，而且帕里斯在編年史內文中，也確實使用了「英格蘭島」(*isle de Engleterre*)一詞。<sup>65</sup>此外，地圖上雖標示出蘇格蘭(*Scocia*)和威爾斯(*Wallia*)兩區域，但這張地圖上沒有明顯的王國疆界，這兩區域看起來更像是英格蘭王國的屬地。

另外三張地圖內容相似(圖 3、4、5)，其中最完整且兼具細節的，是放在《簡要編年史》開頭的一張(圖 3)。這張地圖不僅畫出不列顛島，也畫出周邊多個附屬島嶼，例如東北方的奧克尼群島、西邊的曼島和安格爾西島、西南的蘭迪島(Isle of Lundy)、南方的根息島(Guernsey)、澤西島(Jersey)、懷特島和塞尼特島等等，十分接近比德所描繪的群島世界，只是不包含 1171 年之後已局部被英王統治的愛爾蘭。<sup>66</sup>此圖主要細節在於圖上以許多文字加註古代傳說或地景特色，由其內容判斷，帕里斯依賴多部古代及中古文獻繪製此圖，包括吉爾達斯、比德、傑拉德等人的作品。<sup>67</sup>所以，與其說這幅地圖是地理描繪，不如說它是歷史的圖像化，最主要功能在解釋其所伴隨的歷史記載。

<sup>64</sup> 此圖現存於 The British Library, Royal MS 14 C VII, f. 5。學者們對此圖看法不一，吉爾森(J. P. Gilson)和哈維(P. D. A. Harvey)認為是較早的作品；路易斯(Suzanne Lewis)則認為這幅地圖可能是最早的實驗之作，而後不再使用，但也可能是稍後的作品但並未真正完成。另一位學者康那利(Daniel K. Connolly)認為，這幅地圖應是較晚的作品，出現在 1290 年代愛德華一世(Edward I, r. 1272-1307)欲併吞蘇格蘭之時，而且不是帕里斯親手所繪。總言之，此幅地圖的年代尚無定論。Gilson, *Four Maps of Great Britain*, 4; P. D. A. Harvey, "Matthew Paris's Map of Britain," in *Thirteenth Century England IV: Proceedings of the Newcastle Upon Tyne Conference 1991*, eds. P. R. Coss and S. D. Lloyd (Woodbridge: The Boydell Press, 1992), 114; Lewis, *The Art of Matthew Paris in the Cronica Majora*, 364-365; Connolly, *The Maps of Matthew Paris*, 173-191.

<sup>65</sup> 帕里斯在文中提到英格蘭南方的多弗城堡(Dover Castle)，是「進入富庶的英格蘭島之鑰」(*le chastel de dovre lentrete e le clef de la riche isle de Engleterre*)。The British Library, Royal MS 14 C VII, f. 1r。亦見 Connolly, *The Maps of Matthew Paris*, 178.

<sup>66</sup> 1171 年，英王亨利二世(Henry II, r. 1154-1189)得到羅馬教宗的支持，伸張對愛爾蘭的宗主權，並入侵愛爾蘭。

<sup>67</sup> Michael Gaudio, "Matthew Paris and the Cartography of the Margins," *Gesta* 39, no.1 (2000): 50-57.

帕里斯在此圖左上方的北大西洋海面上寫道：這裡有一「廣大且難以跨越的海洋」(*Pelagus vas tissimum & inuium*)；更遠之處，他告訴觀者，只有一望無際的海洋，那裡「一無所有，是怪物潛居之地」，<sup>68</sup>換言之，不列顛就是文明世界的極地。在陸地上，尤其是下方三分之二的英格蘭區域，帕里斯描繪了多條水源豐沛的河流和密布的城鎮，顯然是一豐饒之地，但他並沒有標此區域的名稱。若參照圖樣相近的另一張圖，也就是下半部已破損的圖 4，圖中間橫跨東西的城牆之下，有四行文字將此區域標注為「英格蘭」，它「長有 800 哩……寬有 300 哩」(*Anglia habet in longitudine miliaria DCCC... in latitudine vero CCC...*)。<sup>69</sup>更往北邊，圖 3 和圖 4 所繪相近，但前者更清楚地畫出兩道長城，下方是哈德良長城，旁邊有文字註記：「此長城過去分隔了英格蘭人和皮克特人」；上方是安東尼努長城，文字註記指出「此長城過去分隔了蘇格蘭人和皮克特人」。這兩道長城都是八世紀時比德所提過的分隔線，雖然所畫位置並不正確。

再往北邊，可看到左右兩邊各有一海灣切入內陸，僅留一處狹窄之地——斯特靈橋(*Stirling Bridge*)，連接了南北的陸地，北邊的陸地上以紅藍相間的粗字體寫著「海外蘇格蘭」(*Scocia Ultramarina*)。這條分隔線就是比德所提的克萊德灣—福斯灣界線，雖然帕里斯所繪接近比德所言，英格蘭和蘇格蘭並非完全分隔，仍有狹窄的土地相連，但帕里斯更明確地在視覺上讓兩地相連之處十分窄小，而且並非以真實的陸地，而是以橋樑連接兩海灣，使英、蘇之間地理實體的連結變得非常模糊，甚至微不足道，再加上「海外蘇格蘭」的用語，讓英格蘭成了「類島嶼」，連帶使蘇格蘭也是如此。帕里斯的地圖，可說是英格蘭歷史上最接近以島嶼形式呈現英、蘇的圖像。

不過，在「蘇格蘭島」和哈德良城牆之間，還有個模糊的地帶，這裡似乎纏繞著過去的歷史與當代的國族對抗。此處，帕里斯以兩道長城重現比德曾提過的民族疆界，但在安東尼努長城以北、格拉斯哥(*Glasgow*)左邊，帕里

<sup>68</sup> 原文為：“pars inter aqui [lo]nem & austrum [vas]tum mare res [pici]t ubi non est nisi [m]onstrorum habi [ta]cio...”

<sup>69</sup> 這段文字寫在地圖上的哈德良長城以南，帕里斯所寫的島嶼尺寸長度和吉爾達斯、比德相同，但寬度不同。

斯寫下：「蘇格蘭邊境區域」(*Regio Scotorum conterminorum*)，不過此地卻被包含在「英格蘭島」的範圍內。帕里斯的時代，英、蘇兩國之間，遭遇更頻繁的衝突，各自的國族認同也進一步強化。<sup>70</sup>雖然自十二世紀以來，英王名義上是蘇格蘭國王的領主，但在十三世紀，從蘇王亞歷山大二世(Alexander II, r. 1214-1249)開始，逐步擴張王室對境內各區域的控制，尤其是西部及南方與英格蘭王國接壤之處。雙方的衝突在 1237 年「約克條約」(Treaty of York)簽訂之後，暫時平息，確立了西從索爾韋灣、東至特威德河口(Tweed River)的界線，索爾韋灣—特威德河自此成為兩王國的分隔線，延續至今。這條界線即帕里斯在地圖上所畫的安東尼努長城之處，而且他的《英格蘭史》也記載了約克條約簽訂之事。<sup>71</sup>我們不妨將此長城及旁邊的文字，看做帕里斯對英蘇邊界確立的紀錄，此長城不僅過去「分隔了蘇格蘭人和皮克特人」，如今也切割了英格蘭和蘇格蘭王國。但是，1237 年的條約並沒有完全解決英蘇邊境的糾紛，英王一直試圖掌控此區域，日後甚至爆發更嚴重的戰爭，<sup>72</sup>或許這也是為什麼帕里斯特意將蘇格蘭邊境區域，與「蘇格蘭島」隔開的原因，彰顯此區域乃是英格蘭王權的範圍。十三世紀英、蘇王權各自的擴張與鞏固，可說讓帕里斯對國族疆界更為敏感。

相較而言，帕里斯對英格蘭與威爾斯之間的分隔，在地圖上表現得不明顯。在三張內容相近的不列顛地圖上，雖然塞文河(River Sever)環繞著威爾斯的邊境，但這條河流並未形成兩者間的疆界，威爾斯看起來仍是「英格蘭島」的一部份。所以，帕里斯的地圖上，主要分隔線畫在英、蘇之間，並使得兩者都以島嶼的樣貌呈現。此外，英、蘇之間多重的分隔線，所代表的不僅是政治國度的邊界，也是文化與經濟的界線，在「海外蘇格蘭」一詞的上方，

<sup>70</sup> Clanchy, *England and Its Rulers*, 228-230, 234-235; Lavezzo, *Angels on the Edge of the World*, 2-8; R. R. Davies, "The Peoples of Britain and Ireland 1100-1400. II. Names, Boundaries and Regnal Solidarities,"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5 (1995): 15-17; R. R. Davies, *The First English Empire*, 196-201.

<sup>71</sup> Matthew Paris, *Matthew Paris's English History from the Year 1235 to 1273*, ed. John Allen Giles (London: George Bell & Sons, 1889), 1:36-37, 1:69-70, 1:195.

<sup>72</sup> 愛德華一世在 1296 年入侵並征服蘇格蘭南部地區，隨後引發長達 60 年的蘇格蘭「獨立戰爭」(The War of Independence, 1297-1357)，參見：Rosalind Mitchison, *A History of Scotland*, 3<sup>rd</sup> ed. (London: Routledge, 2002), 38-53.



帕里斯寫下：這裡是「多山、多林木之處，住著野蠻的牧民，依賴沼澤為生」，顯然有別於南方的文明體制。<sup>73</sup>英、蘇兩島在地圖上面積的差異、文明與落後的對照，在在都讓英格蘭獨立、穩固而富庶的形象，表露無遺。簡言之，藉著土地的區隔與屬性的界定，帕里斯讓英格蘭王國及其領土躍然於觀者眼前。

整體而言，帕里斯的四張地圖呈現了十三世紀「英格蘭是一座島」的兩種表現方式：一種以英格蘭做為新的地理名稱，取代不列顛，於是英格蘭也就是一座島(如圖 2)；另一種以英格蘭王國所在地(含威爾斯地區)，或英格蘭王權所及之處為一島(如圖 3、4、5)。但在帕里斯之後，前者的視覺表現方式非常罕見，<sup>74</sup>後者則繼續發揚光大，如十三世紀末繪製的大型寰宇全圖——「赫里福德寰宇全圖」(圖 1)，它也是現存尺寸最大的中古寰宇全圖，收藏於赫里

<sup>73</sup> 原文為“Regio mon tuosa & nemo rosa gentem incultam generans & pastora lem proter maris cum & harun dinetum.” 在南方英格蘭人掌控的國度內，只有南威爾斯地區較為落後，帕里斯在此區域寫道：「多沼澤、林木、丘陵且難以穿越的區域，這裡的居民敏捷、粗野又好戰。」(“Regio palustris montuosa nemorofa inuia pastoribus accomoda incolas habet agi les incultos & bel licofof.”)

<sup>74</sup> 有一幅繪製於十四世紀初期的小型寰宇全圖，收錄於《寰宇光景》(*Imago Mundi*)一書中，是少數見到以「英格蘭」(*Anglia*)標示不列顛島的地圖。此作收藏於：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Bodleian Library, MS e Musaeo 223, f. 185r., <https://digital.bodleian.ox.ac.uk/objects/84972e57-042e-44bb-a50a-79b6ca41d9bc/>, accessed June 30, 2023. 以英格蘭代稱整個不列顛島，雖然在地圖上罕見，但在文獻上至十六世紀之後仍然可見，如康寧漢(William Cuninghame, c. 1531-1586)於 1559 年出版的重要天文與地理著作中，用「英格蘭」一詞涵蓋「整個島嶼，也包括蘇格蘭和愛爾蘭」。見：William Cuninghame, *The Cosmographical Glasse, Conteyning the Pleasant Principles of Cosmographie, Geographie, Hydrographie, or Nauigation* (London: John Day, 1559), 119.

福德主教座堂(Hereford Cathedral)。<sup>75</sup>在此圖左下側的不列顛群島區域，繪圖者不僅延續帕里斯的國界區隔，而且將原本英、蘇之間狹窄的陸地連結切斷，成為全然分離的兩島，我們可在圖上見到標注為「英格蘭」(*Anglia*)、「蘇格蘭」(*Scocia*)、「愛爾蘭」(*Hibernia*)等諸島，浮於大西洋上。<sup>76</sup>英、蘇之間的切割線，從圖上看來，是從東邊的伯立克(Berwick-upon-Tweed，地圖上蘇格蘭最南端臨海的城市)，到西邊的卡萊爾(Carlisle，地圖上英格蘭最北海岸線上的城市)，這條界線比帕里斯的「海外蘇格蘭」界線更南，放在 1237 年條約中所定的索爾韋灣—特威德河界線。此外，英格蘭與威爾斯之間雖然沒有完全分離，但跟帕里斯的地圖相較，此圖中北有迪河(River Dee)、南有塞文河如海灣切入，使威爾斯與英格蘭之間相連的陸地面積大幅縮小，有另成一島的態勢，也像是從英格蘭延伸而出的小半島。

透過上述的視覺呈現，此圖是我們目前能看到的中古英格蘭寰宇全圖中，第一幅展現英格蘭王國完全被海水包圍的圖像，也顯示以四圍環海定義島嶼的思維已經出現。同時期的編年史中有相近的文字描述，例如同樣寫於聖艾爾本修道院的編年史《歷史之花》(*Flores Historiarum*, c. 1236)，描述英格蘭「有海水為牆」，環繞在四周；又有「港口為關卡，以堅實的城堡守衛」。<sup>77</sup>1300 年左右，格羅斯特的羅伯(Robert of Gloucester, fl. 1260-1300)所撰之編年史也說：

<sup>75</sup> 有關赫里福德寰宇全圖的研究，參見：P. D. A. Harvey, *The Hereford World Map: Medieval World Maps and Their Context* (London: British Library, 2006), 27-30; Edson, *The World Map 1300-1492*, 11-32; Daniel Birkholz, “Hereford Maps, Hereford Lives: Biography and Cartography in an English Cathedral City,” in *Mapping Medieval Geographies: Geographical Encounters in the Latin West and Beyond, 300-1600*, ed. Keith D. Lille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225-249. 中古時期另有一幅面積更大的寰宇全圖——埃布斯塔夫寰宇全圖(*Ebstorf Mappa Mundi*, c. 1240s)，長寬達 3.6 公尺，原收藏於德國境內，但已在大戰中損毀。因其繪製地不在英格蘭境內，其繪製者也仍未明確，本文略去不談，有關此圖繪製時間與作者之討論，參見：Armin Wolf, “The Ebstorf *Mappamundi* and Gervase of Tilbury: The Controversy Revisited,” *Imago Mundi* 64, no.1 (2012): 1-27.

<sup>76</sup> 赫里福德寰宇全圖的細節版，可見：<https://www.themappamundi.co.uk/mappa-mundi/>, accessed June 30, 2023.

<sup>77</sup> 此編年史的作者可能是溫德弗的羅傑(Roger of Wendover, d. 1236)。文字引自 Clanchy, *England and Its Rulers*, 230. 這句話與本文前言所引莎士比亞《理查二世》中的語句，主旨相近。

「英格蘭是富美之地，最好的土地，位在世界西邊的盡頭，海洋環繞，是一島嶼(hit is iset)」。<sup>78</sup>這兩部編年史作者不僅點出英格蘭在防禦上的優勢，也和寰宇全圖的繪製者一樣，以四面環海、單獨成一島的形象，凸顯英格蘭的完整性與獨一性。研究中古時期英格蘭國族認同的特維爾—彼得說：「界定國族必定涉及排除(exclusion)」。<sup>79</sup>為了清楚界定英格蘭王國或英格蘭人居住之地，地圖繪製者從帕里斯以來，日漸以有明確邊界的島嶼，以「圈畫國度」(circumscribe the nation)的方式，<sup>80</sup>在人們眼前具體呈現誰在圈圈之內、誰在圈圈之外，而且圈畫的方式，也更容易表現國土的一體性。

## 四、群島的世界——從希格頓到薩克斯頓

### (一)希格頓寰宇全圖

進入十四世紀，從愛德華二世時代(Edward II, r. 1307-1327)的飢荒、瘟疫與政治動盪(包括內亂及對蘇格蘭戰爭失利)，到愛德華三世時代(Edward III, r. 1327-1377)開啟的英法百年戰爭，後又面臨黑死病及其帶來的社會變動，地圖上的「排除」表現得更加明顯。此趨勢可從 1330 年代以後，多幅附屬於希格頓所著《世界編年史》的寰宇全圖看出。希格頓如同上文提及的比德和帕里斯，是本篤修院修士，他大約於 1299 年進入位於英格蘭、威爾斯邊境切斯特(Chester)的聖維爾堡修道院(St. Werburgh's Abbey)，後來在修院中管理圖書並主責歷史編修。在此角色上，他延續了比德、帕里斯等人從中古早期以來的修院著史傳統，從基督教信仰出發，編修從上帝創世至 1340 年代的人類歷史。他的作品曾引起愛德華三世政府的注意，特於 1352 年召他攜帶所著之編年

<sup>78</sup> Robert of Gloucester, *The Metrical Chronicle of Robert of Gloucester*, ed. William Aldis Wright (London: Printed for H. M. Stationery Office by Eyre and Spottiswoode, 1887), 1:1.

<sup>79</sup> Turville-Petre, *England the Nation*, 1.

<sup>80</sup> Turville-Petre, *England the Nation*, 1.

史入宮，可能是為了詢問對法國開戰的歷史正當性，顯示《世界編年史》在初完成之際，便已流傳到宮廷，也被其他修道院、教堂、學院或私人收藏。<sup>81</sup>

這部編年史成為十四、十五世紀英格蘭流傳最廣的編年史作品，現存約有 120 份手稿，而且問世後不久便於 1387 年由特雷維薩的約翰(John of Trevisa, c. 1342-1402)譯為英文；此譯本於 1482 年由出版商卡克斯頓(William Caxton, c. 1422-c. 1491)以印刷書形式大量出版，又於 1495 及 1527 年再版，其影響力持續到十六世紀，被後人廣泛引用。<sup>82</sup>此書分為七卷，呼應〈創世紀〉中上帝以七日完成創造天地之功(含第七日休息)。開頭的第一卷，作者稱為〈寰宇全圖〉(*mapa mundi*)，<sup>83</sup>其實是以文字敘述的世界地理，其篇幅之長，遠勝先前的史作，出版商卡克斯頓在 1480 年時，特地將此卷重新英譯出版，名為《不列顛志》(*The Description of Britayne*)，<sup>84</sup>更可見此篇地理敘述所受到的重視。本節所謂的「希格頓寰宇全圖」，指的就是為搭配〈寰宇全圖〉一卷及輔助閱讀此編年史而繪製的地圖；隨著此書的廣泛流傳，其所附屬的寰宇全圖也成為十四、十五世紀讀者最為熟悉的地圖。不過，希格頓本人並不像帕里斯那般擅

<sup>81</sup> 希格頓《世界編年史》有個較早的版本，完成於 1327 年，較簡略且不太為人所知，也未附地圖。後於 1340 年完成的長篇新版，才是廣泛流傳的底本，且希格頓在過世前仍持續增修。有關希格頓生平、他所延續的歷史書寫傳統、作品版本及收藏者，參見：Peter Brown, "Higden's Britain," in *Medieval Europeans*, 103-118; John Taylor, *The Universal Chronicle of Ranulf Higde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6), 152-159; John Taylor, *English Historical Literature in the Fourteenth Centu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7), 55-56, 100-107; Peter Barber, *Mapping Our World, Terra Incognita to Australia* (Canberra: 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 2013), 32-33; Antonia Gransden, *Historical Writing in England II: c. 1307 to the Early Sixteenth Centu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43-57.

<sup>82</sup> 十五世紀時另有一翻譯本，翻譯者不明，現收藏於：The British Library, Harely MS 2261。此譯文及約翰的譯文，連同希格頓的拉丁文原著，見：Ranulf Higden, *Polychronicon Ranulphi Higden Monachi Cestrensis*, ed. Churchill Babington, 9 vols. (London: Longman, 1865-86).

<sup>83</sup> Higden, *Polychronicon*, 1:26-27.

<sup>84</sup> Ranulph Higden, *The Description of Britayn* (Westminster: Printed by William Caxton, 1480). 現代版本可見 Marie Collins, *Caxton: The Description of Britain: A Modern Rendering* (New York: Weidenfeld & Nicolson, 1988).

長繪圖，最初的版本也只有文字敘述，而無地圖，因此可能是後來的抄寫者或繪製者所留下，只是姓名已無可考。<sup>85</sup>

現存的《世界編年史》手稿本中，有 21 本附有地圖，其中最精美的一幅是 1350 年左右完成的「萊姆西修院寰宇全圖」(Ramsey Abbey *Mappa Mundi*, 圖 6)，附於萊姆西修道院所收藏的版本開頭，也因此得其名。<sup>86</sup>此圖的構圖及內容與先前提過的索利寰宇全圖、赫里福德寰宇全圖相近，延續著英格蘭繪製寰宇全圖的傳統，呈現人類歷史及基督信仰的進展，同時也表達了十四世紀英格蘭人對自身的地理想像。<sup>87</sup>不同的是，它賦予英格蘭更突出的角色，不僅英格蘭的面積不成比例地被放大，而且全境塗上紅色，襯托著島上 14 座城鎮，格外顯眼。整張地圖上除了外圍代表風向的 12 個人頭之外，底色被塗上紅色的區域，由東至西，只有巴比倫(Babylon)、紅海、耶路撒冷、海格力斯之柱(Pillars of Hercules)和英格蘭，他們標誌著文明與基督信仰進展的歷程，並以英格蘭為最終成熟之地。此圖上，英格蘭不僅超越古代認定的文明邊界(海格力斯之柱)，也與紅海、耶路撒冷、羅馬串成一條對角線，頗有基督信仰最終應許之地的意味。另值得注意的是，此圖中英格蘭與威爾斯完全分隔，使英格蘭和威爾斯都成了被海水包圍的島嶼(蘇格蘭也是)，於是原本單一的不列顛島化為分立的三島，且圖上的蘇格蘭和威爾斯，不過是英格蘭西邊以紅線

<sup>85</sup> Ingrid Baumgärtner, "Graphic Form and Significance: Europe in the World Maps of Beatus of Liébana and Ranulf Higden," in *Mapping Narrations—Narrating Maps: Concepts of the World in the Middle Ages and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eds. Daniel Gnecko, Anna Hollenbach, and Phillip Landgrebe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2022), 156, 159.

<sup>86</sup> 此份手稿，現藏於大英圖書館：The British Library, Royal MS 14 C IX, ff. 1v-2v. 此手稿與另外 20 個版本，詳見：Woodward, "Medieval *Mappaemundi*," Appendix 18.2, 364-36. 這些地圖繪製於 1342 年至 1466 年之間，繁簡不一，所參考之文獻也不限於希格頓的編年史。各地圖外型不盡相同，大致可分為三類：橢圓形、圓形和曼多拉形(mandorla, 形狀如杏仁)，見：Woodward, "Medieval *Mappaemundi*," 312-313, 348, 352-353; Ingrid Baumgärtner, "Graphic Form and Significance," 155-187.

<sup>87</sup> 英格蘭中古時期多幅地圖，或大或小，彼此形成相連結的關係，可能模仿自一共同的來源，參見：Peter Barber, "Medieval Maps of the World," in *The Hereford World Map: Medieval World Maps and Their Context*, ed. P. D. A. Harvey (London: The British Library, 2006), 34; Woodward, "Medieval *Mappaemundi*," 306-312; Harvey, *Medieval Maps* (London: The British Library, 1991), 21-37.

框出的一小方格和一細長格，沒有細節，甚至蘇格蘭已在橢圓狀的內環之外（文明世界之外）。

萊姆西修院寰宇全圖所屬的手稿中，緊接此圖後有另一份構圖相近但較簡略的地圖（圖 7）。這張地圖繪製的方式與較早的手稿版本相近（如原先收藏於聖維爾堡修道院的版本），代表了早期附屬地圖的繪製樣式，其與萊姆西修院寰宇全圖最大的差別，在於呈現不列顛諸島的方式。<sup>88</sup>在這張較簡要的地圖中，英格蘭、蘇格蘭、威爾斯、曼島、愛爾蘭五者，都以簡單的長方格標注在內環之外。圖 6、圖 7 兩張對照，可以更明顯看出萊姆西修院地圖的作者，刻意標舉英格蘭在世界邊陲卻又關鍵的角色，如果耶路撒冷或羅馬是舊世界的中心，則英格蘭是新時代的中心，這張地圖可說是「英格蘭中心觀」的視覺表述，如拉維左所言：它讓「英格蘭一隅成為世界的焦點」，是「世界的中心」。<sup>89</sup>換言之，它善用且翻轉了英格蘭在世界地理中的邊緣性，成功凸顯它在人類歷史中的角色與使命，使英格蘭不僅變成了一座島，而且還是一座光榮之島。當然，在彰顯英格蘭獨樹一幟的同時，此圖也弱化了英格蘭與蘇格蘭、威爾斯的連結。

除了上述兩圖之外，其他依循《世界編年史》而作的地圖中，英格蘭也多數以單獨一島的樣貌出現，有的僅以一長方格標注「英格蘭」，有的將英格蘭更大幅放大，如「伊夫舍姆寰宇全圖」（Evesham *Mappa Mundi*, c. 1390, 圖 8）。<sup>90</sup>此圖如同圖 6、圖 7 或其他附屬《世界編年史》的地圖，在北大西洋海

<sup>88</sup> 聖維爾堡修道院(St. Werburgh's Abbey)的版本，是 1340 年代寫成的，現存於：San Marino (California), Huntington Library, HM MS 132，可參考 V. H. Galbraith, "An Autograph MS of Ranulph Higden's *Polychronicon*," *The Huntington Library Quarterly* 23, no.1 (1959): 1-18; Cornelia Dreer and Keith D. Lilley, "Universal Histories and Their Geographies: Navigating the Maps and Texts of Higden's *Polychronicon*," in *Universal Chronicles in High Middle Ages*, eds. Michele Campopiano and Henry Bainton (Woodbridge: York Medieval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Boydell Press, 2017), 275-301. 此版本附屬之地圖 (f.4v) 見：<https://hdl.huntington.org/digital/collection/p15150coll7/id/50897>, accessed June 30, 2023.

<sup>89</sup> Lavezzo, *Angels on the Edge of the World*, 70, 87.

<sup>90</sup> 此圖因原存於伊夫舍姆修道院(Evesham Abbey)而得名，現存於：London, College of Arms, Muniment Room 18/19. 但此圖並未附隨手稿，且面積較大，可能掛在牆上做為展示及教育修士之用。

面上繪有眾多的島嶼，但此圖在外圍的橢圓形框內，有另一橢圓形，框住三大洲及地中海，而下方的英格蘭、威爾斯、蘇格蘭、愛爾蘭等島嶼，則好像自成「另一個世界」(*alter orbis*)，<sup>91</sup>又好像環抱(或挾制)著中間的橢圓框。此地圖更加凸顯了圖片下方是個島嶼的世界，也讓此大洋成為「眾島之洋」(*a sea of islands*)，<sup>92</sup>而洋面上碩大的英格蘭，則明顯是此群島世界的霸主。這個被刻意放大的「英格蘭島」，似乎是繪製者在英法百年戰爭期間，最能直接表述「愛國精神」與英格蘭認同的方式。<sup>93</sup>

另值得注意的是，地圖上的法國地區，隔著海峽與英格蘭相望的一座城堡，其下標注著 *Callia*(加萊)，應該是為了凸顯英格蘭軍隊在 1347 年成功取得加萊一事。這座城堡像是英格蘭在歐陸的前哨站、霸權的延伸。加萊再往上，另一座高大的城堡標示著 *Deinsia*，則是指聖丹尼斯大教堂(*Basilica of Saint-Denis*)，它是法國王權的象徵，也是英王發動戰爭最終的目的——成為法王。<sup>94</sup>若回顧本文前言所提，布勞岱以 1558 年英格蘭永久失去加萊為起點，指出英格蘭自此與歐陸隔絕日深，有如成為一座島，但對中古時期的地圖繪製者而言，取得加萊，或英王同時統治歐陸的領地，並不妨礙英格蘭成為一座島，或以島嶼化的方式，呈現其在世界地理與歷史中的獨特角色。上文所提三幅寰宇全圖，及其他伴隨《世界編年史》的地圖，可說在視覺上將英格蘭更徹底的變成一座島，而且放在群島的世界中，這樣的表現與希格頓的書寫是一致的。

希格頓在《世界編年史》第一卷的地理描述中，雖然涵蓋當時已知的世界，但不列顛及英格蘭才是他主要的關懷。與前人相較，他的地理敘述不但

<sup>91</sup> 希格頓在介紹不列顛之處，確實寫道：「不列顛被稱為另一個世界。」並引三世紀的拉丁學者索利努斯(*Gaius Julius Solinus*, f. early 3<sup>rd</sup> century)之說，指出不列顛是「世界的盡頭」(*finis foret orbis*)。Ranulf Hidgen, *Polychronicon*, 2:6-7. 相關討論見：Lavezzo, *Angels on the Edge of the World*, 2-3, 50-51.

<sup>92</sup> 「眾島之洋」一詞，取自東加學者豪奧法(*Epeli Hau'ofa*, 1939-2009)之語，他將太平洋稱為「眾島之洋」。Epeli Hau'ofa, "Our Sea of Islands," in *A New Oceania: Rediscovering Our Sea of Islands*, eds. E. Walddell, V. Naidu and E. Hau'ofa (Suva, Fiji: University of the South Pacific), 2-16.

<sup>93</sup> Peter Barber, "The Evesham World Map: A Late Medieval English View of God and the World," *Imago Mundi* 47 (1995): 23.

<sup>94</sup> Barber, "The Evesham World Map," 24.

篇幅長，而且更重視海洋和島嶼，他專章介紹「地中海」(第 8 章)、環繞世界的「大洋」(第 9 章)，也專章談「地中海的島嶼」(第 30 章)、「大西洋的島嶼」(第 31 章，主要是現在的北大西洋、北海及波羅的海區域)。接在大西洋之後，即第一卷的後半(第 32 至 60 章)，他詳述不列顛群島，而且將愛爾蘭(第 32 至 36 章)、蘇格蘭(第 37 章)、威爾斯(第 38 章)、英格蘭(第 39 至 60 章)分開介紹，猶如個別的島嶼。基本上，他的地理重點在眾島之洋——北大西洋，重點中的核心則是不列顛群島，而核心中的核心就是英格蘭(篇幅占整卷三分之一以上)。而且他將英格蘭放在本卷最後，為的是展現英格蘭與其所在的不列顛，「最特殊的樣貌」(*speciem specialissimam*)；正是為此特殊性，希格頓寫下這部浩大的編年史。<sup>95</sup>簡言之，雖然他的「寰宇全圖」是以文字寫成，卻有類似伊夫舍姆寰宇全圖的視覺效果——特大的英格蘭！

如上所述，希格頓看待北大西洋為一星羅棋布的群島世界，即便與陸地相連的北歐多個半島地區，他都以個別的島嶼陳述，包括「達西亞」(*Dacia*，今日丹麥)、「溫特蘭地亞」(*Wyntlandia*，今日芬蘭和丹麥等地)、「斯堪地亞」(*Scandia*)、挪威(*Norguegia*)等，這與十二、十三世紀英格蘭繪製的寰宇全圖中，以半島形式呈現這些地區的方式全然不同。<sup>96</sup>同樣的，他也將英格蘭君主統治權所及的區域，視為一群島組合，不僅有愛爾蘭、蘇格蘭、威爾斯、英格蘭，也包含周邊附屬島嶼，如曼島、安格爾西島、懷特島、塞尼特島等，<sup>97</sup>共同形成一「英格蘭群島」。

雖然希格頓清楚地知道，蘇格蘭、威爾斯及英格蘭同在不列顛島上，同時也附合前人之說，主張英格蘭人征服不列顛之後，此島應該稱為「英格蘭」。<sup>98</sup>但他並未在書中推展此說，而是承襲比德的文字、帕里斯的圖像，指

<sup>95</sup> Hidgen, *Polychronicon*, 1:26-27, 1:28-29.

<sup>96</sup> Hidgen, *Polychronicon*, 1:320-327. 希格頓對北歐地區的半島，也以四面環海的島嶼視之，這點反映在各個「希格頓寰宇全圖」上。根據切金(Leonid S. Chekin)的研究，在十四世紀與希格頓作品有關的地圖出現之前，中古英格蘭繪製的寰宇全圖中，丹麥、挪威等地幾乎都以半島的形態出現，見 Leonid S. Chekin, "'Mappae Mundi' and Scandinavia," *Scandinavian Studies* 65, no.4 (Fall, 1993): 487-520.

<sup>97</sup> 希格頓在第一卷第 44 章，專章討論不列顛周邊島嶼。Hidgen, *Polychronicon*, 2:36-43.

<sup>98</sup> Hidgen, *Polychronicon*, 2:4-5.



出在蘇格蘭南部有兩道「海灣」，將它與不列顛其他陸地「隔開」，往南又有特威德河做為英、蘇的邊界。至於威爾斯，不僅有塞文河、迪河為天然疆界，又有盎格魯-薩克森時期麥西亞國王奧法(King Offa, King of Mercia, r. 757-796)所築的堤壩(Offa's Dyke)，「成為英格蘭領土與威爾斯之間的永久界線」。<sup>99</sup>希格頓所提的內部界線，在他的群島觀點下，成為不列顛三島(蘇格蘭、英格蘭、威爾斯)分立的基礎，也讓英格蘭的形象更加島嶼化，而且很大程度影響了十四、十五世紀其所附隨的寰宇全圖，使英格蘭島的概念深入人心。

同樣出現於英法百年戰爭期間的愛國長詩《英格蘭政策之議》(*The Libelle of Englyshe Polycye*, c. 1436)，即陳述了英格蘭島的形象。詩人寫道：

英格蘭的海洋是它的城牆；  
 它有如一座城，圍繞它的牆便是海。  
 控制海洋，英格蘭的城牆，  
 英格蘭就被上帝之手所護。<sup>100</sup>

這首詩寫於 1436 年夏季，英格蘭軍隊突破法軍對加萊的圍攻之後，詩人主張英格蘭應繼續宰制英吉利海峽以及周邊海域，成為「海洋的領主」(lordeshyp of the sea)，且須積極推進與歐陸的商貿。<sup>101</sup>這首詩是當時最具遠見的政治詩，在完成之後的兩個世紀，都擁有重要的政治影響力，<sup>102</sup>而這段將

<sup>99</sup> Hidgen, *Polychronicon*, 1:382-383; 2:32-35. 十四世紀時，不列顛內部英格蘭、蘇格蘭、威爾斯三族群的界線，也的確更加明確，見：R. R. Davies, "The Peoples of Britain and Ireland 1100-1400," 18-20.

<sup>100</sup> 原文為："Kept than the see about in speciall,/Whiche of England is the towne wall, /As though England were likened to a citie/And the wall environ were the see./Kepe then the sea that is the wall of England;/And than is England kept by Goddes hande." Anthony Bale and Sebastian Sobceki eds., "*The Libelle of Englyshe Polycye*," in *Medieval English Travel: A Critical Antholo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349. 此詩的作者，學界未有定論，索貝克(Sebastian Sobceki)認為是亨利六世(Henry VI, 1422-1460; 1461-1470)時期，擔任國王議會書記的郭德瑞(Richard Caudray)。參見：Sebastian I. Sobceki, *The Sea and Medieval English Literature* (Cambridge: D. S. Brewer, 2008), 145-160; Sebastian I. Sobceki, "Parting Shots: Richard Caudray's *Libelle of Englyshe Polycye*," in *Last Words: The Public Self and the Social Author in Late Medieval Engl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101-126.

<sup>101</sup> Bale and Sobceki eds., "*The Libelle of Englyshe Polycye*," 331.

<sup>102</sup> Sobceki, "Parting Shots: Richard Caudray's *Libelle of Englyshe Polycye*," 101-103.

英格蘭視為四面環海之島的文字，有如十三世紀《歷史之花》的後語(見上節所引)，也是十六世紀莎士比亞在《理查二世》所言之前聲(見第一節所引)，都指出英格蘭島與周邊海域的連結性。但在莎士比亞的時代，表達英格蘭島的方式已見轉折，在英格蘭最新繪製的地圖上，它不再以島嶼的樣貌出現。

## (二)薩克斯頓地圖集

進入十六世紀，英格蘭的地圖繪製從歐陸迎來新的刺激。首先是十五世紀末以來，古代地理學者托勒密(Claudius Ptolemy, c. 100-c. 170)的《地理學指南》(*Geographia*, c. 150)及其地圖集，以印刷方式出版，使更多人能親身接觸地圖，並透過地圖「看見」世界。托勒密地圖有別於中古常見的寰宇全圖，使用經緯線，並依據天文觀測定位，將數學座標概念帶入歐洲的地圖繪製技術中。從 1477 年托勒密地圖於波隆那(Bologna)首次以印刷版問世之後，經歷多次重編與更新，漸漸取代了中古時期的寰宇全圖。其次，在義大利文藝復興運動影響下，為研究古代地理，歐洲發展出更先進的測量技術，如三角測量(triangulation)。土地測量技術隨著地主與政府行政的需求，日益重要，並出現新的行業——勘測員(surveyor)。地圖繪製者依實地勘測結果，可畫出更精確的地圖，用以記錄地產面積與位置，也可成為輔助政府行政與戰略規劃的利器。亨利八世(Henry VIII, r. 1509-1547)及伊莉莎白女王(Elizabeth I, r. 1558-1603)的股肱之臣，克倫威爾(Thomas Cromwell, c. 1485-1540)和西索(William Cecil, Baron Burghley, 1520-1598)，便收藏有多幅地圖，也資助地理勘測與地圖繪製者。<sup>103</sup>

上述兩股發展帶動英格蘭十六世紀的「地圖革命」(Cartographic revolution)，參與者揮別了中古寰宇全圖的傳統，更加專注於不列顛群島內各地的探勘與

<sup>103</sup> John M. Adrian, "Itineraries, Perambulations, and Surveys: The Intersections of Chorography and Cartograph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in *Images of Matter: Essays on British Literature of the Middle Ages and Renaissance*, ed. Yvonne Bruce (Newark: University of Delaware Press, 2005), 29-46; Peter Barber, "England I: Pageantry, Defense, and Government: Maps at Court to 1550," "England II: Monarchs, Ministers, and Maps, 1550-1625," in *Monarchs, Ministers and Maps: The Emergence of Cartography as a Tool of Government in Early Modern Europe*, ed. David Buisseret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26-56, 57-98.

描繪。此時期不僅地圖及地理相關著作出版量大幅成長，地圖繪製也更追求精確，並運用比例尺標示實體面積。<sup>104</sup>當更多英格蘭人能從地圖上見到自己所在的區域或國度時，也激發更深刻的地方意識和國族想像，然而此時他們在地圖上所見到的英格蘭，已不再是四面環海的島嶼樣貌。在托勒密地圖的影響下，也在以實地探勘為繪製基礎下，十六世紀新問世的世界地圖或不列顛群島區域的地圖中，英格蘭不再與蘇格蘭或威爾斯分隔，而是將三地合於不列顛一島，並逐步以更接近真實的樣貌呈現英格蘭。

這樣的地圖，在 1530 年代的英格蘭已經出現，如亨利八世收藏的「英格蘭地圖」(*Angliae figure*, c. 1537, 圖 9)。<sup>105</sup>此圖其實是不列顛群島地圖，繪出不列顛、愛爾蘭兩島及周邊眾多島嶼，英、蘇之間則以特威德河及切維奧特丘陵(Cheviot hills)為界，並以不同顏色標注。它的焦點是亨利八世統治下的英格蘭王國，其繪製時間呼應了 1536 年通過的英格蘭與威爾斯《聯合法案》(*Act of Union*)，讓威爾斯正式併入英格蘭王國，並依英格蘭法律及行政系統統治。英格蘭與威爾斯的一體性表現在相同的底色，以及同樣詳密的地理資訊上。相反的，蘇格蘭與愛爾蘭只畫出簡單的山脈與河流，但似乎也暗示著，它們在等待國王的征服、開發與利用，證諸 1540 年代亨利八世政府對待蘇、愛兩地的政策，也的確是如此。<sup>106</sup>

<sup>104</sup> Adrian, *Local Negotiations of English Nationhood*, 11-12; P. D. A. Harvey, *Maps in Tudor England* (London: The British Library, 1993), 7-15; Peter Barber, "Mapmaking in England, ca. 1470-1650," in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 vol. 3, *Cartography in the European Renaissance*, eds. J. B. Harley and David Woodward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1589-1669. 十六、十七世紀英格蘭本土繪製的地圖以不列顛群島、英格蘭及其境內各區域為主，新型態之「世界地圖」的產出，則遠遜於低地國及法國，見：Rodney W. Shirley, *The Mapping of the World: Early Printed World Maps, 1472-1700* (Riverside, CT: Early World Press, 2001), xxii-xlii.

<sup>105</sup> 此地圖為 1537 年亨利八世得自臣下的新年禮物，並曾懸掛於宮殿中。Peter Barber, *King Henry's Map of the British Isles: BL Cotton MS Augustus 1 i 9* (London: Folio Society, 2009).

<sup>106</sup> Guy, *Tudor England*, 173-175, 356-369, 190-192; Stewart Mottram, "Mapping the British Archipelago in the Renaissance," in *A Companion to British Literature*, vol. 2, *Early Modern Literature, 1450-1660*, eds. Robert Demaria, Jr., Heesok Change, and Samantha Zacher (Chichester: Wiley-Blackwell, 2014), 56-57.

在 1537 年的不列顛群島地圖之後，英格蘭製圖師對地理實情的掌握日益細緻，原先資訊稀疏的蘇格蘭和愛爾蘭區域，也逐步改善。1546 年流亡羅馬的英格蘭天主教徒利里(George Lily, d. 1559)，完成了「不列顛群島地圖」(*Britanniae Insulae*, 1546)，並於兩年後出版，成為第一幅印刷出版的不列顛群島地圖。<sup>107</sup> 至 1563 年，在西索資助下，諾威爾(Laurence Nowell, c. 1515-c. 1571) 畫出更為詳細的蘇格蘭和愛爾蘭地圖，而同時期的蘇、愛兩地還未出現任何值得一提的本土地圖。<sup>108</sup> 諾威爾在原先的基礎上，於隔年又完成「英格蘭與愛爾蘭全圖」(*A General Description of England and Ireland*, c. 1564)，<sup>109</sup>其精確程度更勝先前出現的不列顛群島地圖。

不過上述這些地圖的詳實度，都不及 1579 年薩克斯頓以印刷出版的《英格蘭與威爾斯地圖集》。<sup>110</sup>薩克斯頓的勘測與繪製工作，表面上雖受雇於宮廷律師塞克福德(Thomas Seckford, 1515-1587)，但其實是接受西索來自官方的資助，從 1570 年代初期就在英格蘭各郡勘查與測量。他最終的作品不僅樹立

<sup>107</sup> 圖片參見：<https://blog.nls.uk/wordpress/wp-content/uploads/2016/08/Britanniae-Insulae.jpg>, accessed June 30, 2023.

此圖及上文所提 1537 年的不列顛群島地圖，除得益於當代製圖學的進展外，也參考了十四世紀末葉在英格蘭境內繪製的「高夫地圖」(the Gough Map, c. 1370s)，但後者僅畫出不列顛及附屬群島(不包含愛爾蘭)。高夫地圖也是十六世紀歐陸製圖師重要的資訊來源，如日耳曼製圖師謬思特(Sebastian Münster, 1488-1552)，在 1540 年重修托勒密地圖集時，即參考高夫地圖的圖像繪製英格蘭與威爾斯地圖。Rodney W. Shirley, *Early Printed Maps of the British Isles, 1477-1650: A Bibliography, Part 1, 1477-1555* (London: The Map Collectors' Circle, 1973), 7-8; Nick Millea, *The Gough Map: The Earliest Road Map of Great Britain?* (Oxford: The Bodleian Library, 2007).

<sup>108</sup> 諾威爾的愛爾蘭與蘇格蘭地圖收藏於：The British Library, Cotton MS Domitian A XVIII, ff. 97r, 98v-99r，可見：

[https://www.bl.uk/manuscripts/Viewer.aspx?ref=cotton\\_ms\\_domitian\\_a\\_xviii\\_f037r](https://www.bl.uk/manuscripts/Viewer.aspx?ref=cotton_ms_domitian_a_xviii_f037r), accessed June 30, 2023. 蘇格蘭王國地圖繪製的發展，遠落後於英格蘭，參見：Christopher Fleet, Margaret Wilkes and Charles W. J. Withers, *Scotland: Mapping the Nation* (Edinburgh: Birlinn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Scotland, 2011).

<sup>109</sup> 現藏於：The British Library, Additional MS 62540, ff. 3v-4r.,

[https://www.bl.uk/manuscripts/Viewer.aspx?ref=add\\_ms\\_62540\\_f001r](https://www.bl.uk/manuscripts/Viewer.aspx?ref=add_ms_62540_f001r), accessed June 30, 2023.

<sup>110</sup> Christopher Saxton, *Atlas of the Counties of England and Wales* (London: n.p. 1579); 現代版本見：Christopher Saxton, *An Atlas of England and Wales: The Maps of Christopher Saxton, Engraved 1574-1578*, introduction by R. V. Tooley (London: The Collectors Library of Fine Art, 1979).

了英格蘭地圖繪製的里程碑，也是英格蘭有史以來最完整而精確的地圖集。書中除了「英格蘭王國全圖」(*Anglia*, 圖 10)外，也有全境共 52 郡的郡地圖(共 34 幅)，成為「世界上第一部全國性的地圖集(national atlas)」，其權威地位維持超過兩百年，薩克斯頓也因此被稱為「英格蘭製圖學之父」(the father of English cartography)。<sup>111</sup>著名的地圖研究者哈維(P. D. A. Harvey)認為，薩克斯頓最大的貢獻，在於促進了當時英格蘭人的地圖意識(map consciousness)，並使地圖進入了一般人的日常生活中，如下文將要提及的地圖撲克牌。<sup>112</sup>其實這部地圖集，不僅促進英格蘭人的地理知識與鄉土意識，也透過封面的女王肖像及每幅地圖上的王室徽章，建立了君主與全境國土的密切連結，並彰顯地圖上的英格蘭王國是「女王的土地」(the queen's land)。<sup>113</sup>這部地圖集可說是都鐸王室贊助地圖繪製的最佳成品，也是十六、十七世紀最多地理相關作品轉用的材料。<sup>114</sup>

透過上述多幅地圖，不論在民間或在宮廷，人們所見到的英格蘭不再以島嶼形貌呈現眼前；十六世紀地圖革命的時代，也成為地圖上擺脫「英格蘭島」迷思的時代，但這並不代表英格蘭島嶼性及其論述的終結。一則，「英格蘭是一座島」的語句仍然出現在許多著作中；再則，除了文字表達之外，

<sup>111</sup> R. V. Tooley, "Introduction," in *An Atlas of England and Wales* (no pagination numbers); Shirley, *Early Printed Maps of the British Isles*, 12.

<sup>112</sup> Harvey, *Maps in Tudor England*, 64-65.

<sup>113</sup> Helgerson, "The Land Speaks," 111-112. 薩克斯頓地圖集的封面圖像，見：[https://www.wikidata.org/wiki/Q105949380#/media/File:Saxton's\\_Frontispiece.jpg](https://www.wikidata.org/wiki/Q105949380#/media/File:Saxton's_Frontispiece.jpg), accessed June 30, 2023. 女王與國土的連結，亦反映於伊莉莎白女王的「迪奇利肖像」(The Ditchley Portrait, c. 1592)，此圖上的地圖即以薩克斯頓的英格蘭地圖為底。迪奇利肖像現收藏於倫敦國家肖像館(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London, NPG 2561)，見：<https://www.npg.org.uk/collections/search/portrait/mw02079/Queen-Elizabeth-I-The-Ditchley-portrait>, accessed June 30, 2023.

<sup>114</sup> 有關薩克斯頓地圖集的贊助、繪製、出版及影響力，參見：Victor Morgan, "Lasting Image of the Elizabethan Era," *The Geographical Magazine* 52 (March, 1980): 401-408; Sarah Tyacke and John Huddyd, *Christopher Saxton and Tudor Map-Making* (London: The British Library, 1980); Helgerson, "The Land Speaks," 107-112; Bernhard Klein, *Maps and the Writing of Space*, 99-104; D. K. Smith, "The Transformation of Seeing: Christopher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artographic Imagination," in *The Cartographic Imagination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41-71; Katarzyna Lecky, *Pocket Maps and Public Poetry in the English Renaissa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38-50.

英格蘭島也仍以視覺圖像再現於不同的媒材上，包括十六世紀英格蘭人可觸及的其他地圖形式。以文字表達而言，除了莎士比亞和史賓賽(Edmund Spenser, 1552-1599)等文豪之外，<sup>115</sup>十六世紀末葉致力揭櫫英格蘭島嶼性者，是一群企盼開拓海洋與殖民地的學者或廷臣，如迪伊(John Dee, 1527-1608)、哈克魯特(Richard Hakluyt, c. 1552-1616)等人。迪伊在 1577 年出版的《完美航海之藝普遍而珍貴的紀念》(*General and Rare Memorials Pertayning to the Perfect Arte of Navigation*)一書中，力勸女王建立海軍、伸張海權，但他論述的起點則是從英格蘭本身的島嶼性出發，並將周邊海域稱為「我們的海」(Our seas)。他主張伊莉莎白女王應擁有對此海域之「王權和主權」(the Royalty and Souerainty of the Seas adjacent)，而且此權可擴及英格蘭之外的愛爾蘭、蘇格蘭和奧克尼諸島，共構為一「島嶼王國」(Ilandish Monarchy)，或「不列顛群島帝國王室」(the Imperiall Crown of these Brytish Ilandes)。<sup>116</sup>

至於哈克魯特，則是以三大冊的《英人主要航海、旅行與地理發現》(*The Principall Navigations, Voiages, and Discoveries of the English Nation*, 1589)，企圖說服猶豫的女王及其他英格蘭人，勇於邁向海洋、探索遠方未知土地。<sup>117</sup>哈克魯特在獻詞中指出，自己旅法五年期間，深感他國人對英格蘭忽略航海，以及航海技術遠遜他國之誤解；他也曾在《法國海軍上將》(*L'Admiral de France*, 1584)一書中，讀到作者毫無保留地稱讚羅德島人(Rhodians)優異的航海技術，

<sup>115</sup> 史賓賽在他最著名的詩作《仙后》(*The Faerie Queene*, 1590)中，以一孤島為想像場景，稱他的女王是：「最偉大島嶼上的崇偉女王」(“Great Lady of the greatest Isle”)。Edmund Spenser, *The Faerie Queene*, ed. Thomas P. Roche, J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 bk.1, 40. 史賓賽及其他同時期文學家眼中的英格蘭島嶼意象，見 Smith, *The Cartographic Imagination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Rhonda Lemke Sanford, *Maps and Memor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A Sense of Place* (Basingstoke, Palgrave, 2002).

<sup>116</sup> 迪伊所提到的「王國」是：“this Monarchy of England, Ireland, and (by right) Scotland, and the Orknayes also.” John Dee, *General and Rare Memorials Pertayning to the Perfect Arte of Navigation* (London: By Iohn Daye, 1577), 5, 6, 7, 9.

<sup>117</sup> 本書涵蓋從上古時期(如傳說中的亞瑟王〔King Arthur〕)至十六世紀，英格蘭地區所有向外開拓或探險的著名人物與事蹟，跨越歷史上統治英格蘭的各族群，但哈克魯特合稱為「英格蘭民族」或「英格蘭國族」(the English nation)，因此本文將書名中譯為「英人」，較接近原意，也較簡潔。

以及對英格蘭人航海能力落後的疑惑。<sup>118</sup>哈克魯特認為，英格蘭人和羅德島人一樣都是「島民」，在漫長的歷史中，其實已有多人勇敢通過陸地或海洋，抵達世界東南西北各角落，他的作品即在集結過去所有相關記載，讓英格蘭人重建島民認同，並重新回到海上建立不朽的聲譽。他和十五世紀《英格蘭政策之議》的作者一樣，都說海洋是「我們這島嶼的圍牆」，也皆主張英格蘭必須提升自身的航海技術，掌控海洋。他們所謂「我們的島」(our island)是指英格蘭，如同他們的作品皆以英格蘭為視角，未擴及當時的不列顛。<sup>119</sup>同時代的莎士比亞在《理查二世》中所指的島嶼，也是英格蘭，但莎士比亞對島嶼的陳述著重於內部土地的豐饒，那令外人眼紅的錦繡山河，而哈克魯特對島嶼的界定，則是與海洋相連，並主張向外的海上探險及殖民事業。以哈克魯特為代表，十六世紀末葉開始，英格蘭島嶼性及國族認同的表達，將與海洋有更密切的聯繫，並引領未來海洋帝國的思維。<sup>120</sup>

如上所述，「英格蘭島」並未在地圖革命的浪潮下，從文字作品中消失，而且在十六世紀的地圖相關作品中也仍可見其蹤跡。雖然十六世紀歐陸著名的製圖師，如謬思特(Sebastian Münster, 1488-1552)、奧特柳斯(Abraham Ortelius, 1527-1598)、麥卡托(Gerard Mercator, 1512-1594)、洪第烏斯(Jodocus Hondius, 1563-1612)等，他們繪製的世界地圖，或不列顛、英格蘭地圖，皆如實呈現英、蘇兩國的土地接壤，但在同時期興盛的波特蘭海圖(Portolan Charts)和島嶼書(Isolarij)中，仍然保留了英格蘭以一島之姿浮於大洋的樣貌。

---

<sup>118</sup> Richard Hakluyt, "The Epistle Dedicatorie in the First Edition, 1589," in *The Principal Navigations, Voyages, Traffiques and Discoveries of the English Nation* (London and Toronto: J. M. Dent and Sons, 1927), 1:2. 《法國海軍上將》的作者及原書名為：La Popeliniere, *L'Amiral de France. Et par occasion, de celui des autres nations, tant vieilles que Nouvelles* (Paris: n.p., 1584).

<sup>119</sup> Richard Hakluyt, "The Epistle Dedicatorie in the First Edition, 1589," 2-5. 哈克魯特於《英人主要航海、旅行與地理發現》一書再版時(1598-1600)，於第一卷收錄了《英格蘭政策之議》，見 Hakluyt, *The Principal Navigations*, 1:174-202. 哈克魯特的英格蘭視角，見 David Armitage, "Protestantism and Empire: Hakluyt, Purchas and Property," in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British Empi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80.

<sup>120</sup> 有關十六世紀末葉英格蘭學者對島嶼和海洋帝國的思考，參見：Scott, *When the Waves Ruled Britannia*, 31-53.

波特蘭海圖始於十三世紀末的地中海地區，它與中古的寰宇全圖不同，繪製目的主要在幫助航海者掌握航行方向、海岸線，及可停駐之港口，因此務求精確，可說是十六世紀新地圖出現之前，最接近地理真實的圖像。<sup>121</sup>十四世紀時，波特蘭海圖也傳到西北歐地區，且與北方的寰宇全圖製圖傳統相互交流。<sup>122</sup>英格蘭地區接觸到這些海圖之後，其寰宇全圖開始採用海圖內較準確的地中海、黑海、裏海及大西洋等海岸線。<sup>123</sup>此外，英格蘭的商人與航海者，從十五世紀開始，也更常購置及利用這些海圖，其上的圖像成為他們對不列顛群島認知的來源之一。<sup>124</sup>有趣的是，迥異於波特蘭海圖貼近地理實情的性質，十五、十六世紀的海圖中，英格蘭大多被畫為一獨立的島嶼，和蘇格蘭、愛爾蘭構成北大西洋最顯著的三島，如義大利海圖繪製者貝寧卡薩(Grazioso Benincasa, 1400-1482)於 1473 年留下的海圖中，英格蘭與蘇格蘭是被大河所分割的兩島(圖 11)；又如另一位義大利製圖師阿涅塞(Battista Agnese, 1514-1564)於 1541 年繪製的海圖(圖 12)，以一道海峽隔開英、蘇兩國。甚至，

<sup>121</sup> 波特蘭海圖的起源與發展，見 Tony Campbell, “Portolan Charts from the Late Thirteenth Century to 1500,” in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 vol. 1, *Cartography in Prehistoric, Ancient, and Medieval Europe and the Mediterranean*, eds. J. B. Harley and David Woodward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371-463; Edson, *The World Map 1300-1492*, 33-59.

<sup>122</sup> 例如，熱那亞的製圖師威斯孔第(Pietro Vesconte, fl. 1310-1330)，在 1325 年左右以波特蘭海圖為基礎，繪製出畫有恆向線(Rhumb lines)的「威斯孔第寰宇全圖」(*The Vesconte Mappa Mundi*, c. 1325. Diameter of map 35 cm.)。此圖現存於：The British Library, Additional MS. 27376, ff. 187v-188r., <https://www.bl.uk/catalogues/illuminatedmanuscripts/ILLUMIN.ASP?Size=mid&IllID=61158>, accessed June 30, 2023. 此圖上的英格蘭和蘇格蘭形狀失真，不過英、蘇之間僅有狹窄的土地相連，與十三世紀帕里斯的地圖十分相近。另參見：Harvey, “Medieval Maps of the World,” 31-32; Woodward, “Medieval *Mappaemundi*,” 314-318; Edson, *The World Map 1300-1492*, 60-89.

<sup>123</sup> 例如，1360 年左右在英格蘭繪製的「阿斯雷克地圖」(the Aslake Map, 60x23 cm)，此圖現存於：British Library, Additional MS. 63841A, <https://www.bl.uk/collection-items/aslake-world-map>, accessed June 30, 2023. 另可參見：Harvey, “Medieval Maps of the World,” 35-37.

<sup>124</sup> Peter Barber, “Old versus New: The Aslake World Map,” in *Géographie du monde au moyen âge et à la renaissance*, ed. Monique Pelletier (Paris: Editions du Comité des Travaux Historiques et Scientifiques, 1989), 84-86; Barber, “The Evesham World Map,” 28-29.



在更遠的鄂圖曼帝國(Ottoman Empire)境內所繪製之海圖，如十六世紀中葉的《沃爾特斯地圖集》(*Walters Deniz Atlas*)，也將英、蘇畫為兩島。<sup>125</sup>

島嶼是海上航行的重要節點，波特蘭海圖一般多刻意放大島嶼的面積，個別上色，或以粗線暈染畫出島嶼的外框，使島嶼看起來如「統一的、完整的空間」，又像一個個獨立的區塊。<sup>126</sup>英格蘭以島嶼形貌出現在這類地圖上，更有助於英格蘭島國形象的建立，而且此種表現方式在整個十六世紀相當普遍，十六中葉之後才較漸次出現英、蘇相連的不列顛島。<sup>127</sup>此外，同一時期興起於義大利的島嶼書，以世界諸島及海岸地區為描繪主題，也延續了波特蘭海圖的繪製傳統，以島嶼型態呈現英格蘭。例如威尼斯製圖師，也是島嶼書作者柯波(Pietro Coppo, 1469-1555)，在他的《寰宇總覽》(*De Summa totius orbis*, 1524-1526)地圖集中，繪有不列顛群島圖，圖中即以海峽分割英格蘭、蘇格蘭

<sup>125</sup> 貝寧卡薩是十五世紀最多產的海圖繪製者，並曾為英格蘭買家繪製海圖。Campbell, "Portolan Charts from the Late Thirteenth Century to 1500," 374. 其作品參見同文 Appendix 19.2, 449-450. 阿涅塞的海圖收錄於：The Library of Congress, *Nautical Atlas of Battista Agnese* (1541), [https://www.loc.gov/resource/gdcwdl.wdl\\_18176/?sp=12&r=0.068,0.101,0.72,0.373,0](https://www.loc.gov/resource/gdcwdl.wdl_18176/?sp=12&r=0.068,0.101,0.72,0.373,0), accessed 30 June, 2023. 《沃爾特斯地圖集》收藏於：The Walters Art Museum (Baltimore, Maryland), *Walters Deniz Atlas*, Waters MS. W. 660. 其不列顛群島圖見：[https://www.thedigitalwalters.org/Data/WaltersManuscripts/W660/data/W.660/sap/W660\\_000013\\_sap.jpg](https://www.thedigitalwalters.org/Data/WaltersManuscripts/W660/data/W.660/sap/W660_000013_sap.jpg), accessed June 30, 2023.

<sup>126</sup> Steinberg, "Insularity, Sovereignty and Statehood," 258. 這些外國海圖繪製者之所以將英、蘇分為兩島，也許如史汀伯格(Philip E. Steinberg)所言，為了表達兩區域各自有不同的統治者，以免航海者混淆；也可能如1920年代安德魯(Michael Andrews)的研究所指出，源於沿襲並簡化貝寧卡薩海圖的結果。Steinberg, "Insularity, Sovereignty and Statehood," 260-261; Michael Andrews, "The Boundary between Scotland and England in the Portolan Charts," *Proceedings of the Society of Antiquaries of Scotland* 60 (1926): 36-66.

<sup>127</sup> 如上文提到的義大利製圖師阿涅塞，大約從1552年以後，在他所繪製的海圖上將英格蘭與蘇格蘭合為一島，不再以海峽分割兩國，而且不列顛島嶼的形狀也更接近真實。阿涅塞留存的海圖集目錄及簡介，見 Baumgärtner, "Battista Agnese's Portolan Atlases," in *Mapping Narrations—Narrating Maps*, 317-331.

為兩島(圖 13)。<sup>128</sup>島嶼書這類作品雖然多出版於佛羅倫斯及威尼斯，但在十六、十七世紀廣泛流傳於歐洲各地(包含英格蘭)，而且涵蓋的範圍擴及新發現的美洲及非洲島嶼，讓歐洲讀者意識到整個世界猶如一個以群島組成的「島嶼帝國」(island empire)，但同時又讓每一個島嶼自成一體，各有自己的神話傳說、歷史與地理樣態，有如具體而微的小世界。<sup>129</sup>「英格蘭島」在這樣的作品中，既是世界群島的一部份，又是一自足而獨立的島國。

在波特蘭海圖和島嶼書的影響下，十六世紀末薩克斯頓的英格蘭王國地圖，也以更普及的方式重現英格蘭島的形象，而且是以群島組合的方式重登文化舞台，化身為人們手中所拿的撲克牌。目前在大英博物館及大英圖書館，各收藏有一套可能是包斯(William Bowes, c. fl. 1590-1605)發行的撲克牌，各張牌圖案不同，各有英格蘭王國一郡的地圖印製其上。<sup>130</sup>也許是發想於英格蘭剛好有 52 郡(威爾斯 13 郡、英格蘭 39 郡)的巧合，包斯的產品成為歐洲歷史上首次以地理為主題、以地圖為圖像的撲克牌。<sup>131</sup>這套撲克牌除了有花色和點

<sup>128</sup> 島嶼書的文類(或圖類)，由佛羅倫斯人布翁德蒙蒂(Christoforo Buondelmonti, c. 1385-c. 1430)開啟，他的《愛琴海群島之書》(*Liber insularum arcipelagi*, 1420)，以文字及圖像介紹散佈於愛琴海上的諸島。此後多位義大利作家跟隨此文類，如威尼斯人波登(Benedetto Bordone, 1460-1531)的《島嶼書》(*Isolario*, 1528)，介紹世界諸島的名稱、歷史及地理狀態；又如文中所提的柯波，他除了《寰宇總覽》之外，也於 1529 年完成《伊斯特里亞記敘》(*Del sito de l'Istria*, 1540 年出版)，專書介紹伊斯特里亞半島(Istria)。至 1530 年代，「島嶼書」一詞用以廣稱十六、十七世紀以島嶼及海岸區域為主題的作品，而島嶼書中的地圖繪製方式則多沿襲自波特蘭海圖。Tolias, "Isolarii, Fifteenth to Seventeenth Century," in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 vol. 3, 263-284; Shirley, *Early Printed Maps of the British Isles*, 23, 26. 有關柯波的不列顛群島圖參見：Roberto Almagià, "Note on a Map of the British Isles by Pietro Coppo,"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69, no.5 (1927): 441-444.

<sup>129</sup> Tolias, "Isolarii, Fifteenth to Seventeenth Century," 268, 274.

<sup>130</sup> 大英圖書館的收藏書目為：William Bowes, *A Set of 53 Playing Cards Containing Maps of the Counties of England and Wales* (London: W. B., 1590).大英博物館的收藏見：[https://www.britishmuseum.org/collection/object/P\\_1938-0709-57-1-60](https://www.britishmuseum.org/collection/object/P_1938-0709-57-1-60), accessed June 30, 2023. 這套撲克牌共 60 張卡片，首次發行於 1590 年，1595 年再次發行；1605 年則推出更精緻的版本，可見受歡迎的程度。Katarzyna Lecky, *Pocket Maps and Public Poetry*, 41-44.

<sup>131</sup> Sylvia Mann and David Kingsley, *Depicting Maps of the British Isles, and of English and Welsh Counties* (London: The Map Collectors' Circle, 1972), 3. 以不列顛群島地圖為主題的撲克牌較晚出現，至 1640 年才發行，見同書頁 22。

數的 52 張牌之外，還有 8 張卡片，簡要介紹英格蘭歷史、地理位置、氣候風土、政治體制、王室徽章及倫敦城等，其中一張卡片繪有英格蘭王國全圖，並標示各郡位置，另有一張印製女王端坐王位的肖像，並以文字說明此時女王已統治 32 年(*twise sixteene*)，即 1590 年(圖 14)。這 8 張簡介卡有如一部超微型地志(*chorography*)，而 52 張郡地圖並附上文字簡介的牌，又好似一整本英格蘭地圖集的縮影，它可說是十六世紀英格蘭地理相關作品大量出版的現象之一，也是此類作品多樣化的表徵。

這套撲克牌的文字與圖像，分別取材自十六世紀末葉最重要的地志作品——卡姆登(William Camden, 1551-1623)的《不列塔尼亞》(*Britannia*, 1586 年)，以及薩克斯頓的地圖集。<sup>132</sup>但每張牌上郡地圖的繪製方式，則深受波特蘭海圖及島嶼書的影響，將每一郡猶如一島的方式呈現在圖面上，不僅各郡邊界著色的方式如海圖上的島嶼，也繪有海圖上固定出現的羅盤及恆向線(*Rhumb lines*)(圖 15)。若我們將每一張牌放在一起，好似看見一幅由 52 個小島組合而成的英格蘭群島圖；若與十五世紀希格頓地圖所呈現的群島世界相較，這幅撲克牌所呈現的群島世界獨獨聚焦英格蘭王國，而其中的每一郡都成了島中之島。亦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這套小小的撲克牌上，也傳達了國族驕傲和島嶼認同，如其中一張簡介卡上寫道：不列顛「是所有島嶼中最大的一個」，雖然蘇格蘭也佔有一部分，但「英格蘭才是最主要的區域」，而且它是「第一個被〔基督〕信仰所擁抱的土地」。<sup>133</sup>另一張簡介卡則說：「我們的島」氣候最為溫和、物產豐盛；男子高大勇猛如獅，女子貞靜溫柔又美麗，享盡來自上帝諸般的恩賜。<sup>134</sup>書寫者所描述的這般富饒，其實僅指英格蘭，他不只想在這套撲克牌遊戲中教導本國地理知識，也藉此訴說國族光榮，並以特殊的方式表達英格蘭的島嶼性，可謂極盡其寓教於樂的功能。

<sup>132</sup> Mann and Kingsley, *Depicting Maps of the British Isles*, 5; Sanford, *Maps and Memor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142.

<sup>133</sup> 圖卡可見：[https://www.britishmuseum.org/collection/object/P\\_1938-0709-57-1-60](https://www.britishmuseum.org/collection/object/P_1938-0709-57-1-60), accessed June 30, 2023, 或本文附圖 14 上排右 1 的卡片。

<sup>134</sup> 圖卡可見：[https://www.britishmuseum.org/collection/object/P\\_1938-0709-57-1-60](https://www.britishmuseum.org/collection/object/P_1938-0709-57-1-60), accessed June 30, 2023, 或本文附圖 14 下排右 2 的卡片。

## 五、結語

本文從八世紀的比德談到十六世紀薩克斯頓的地圖集，跨越了漫長的時段，追尋英格蘭島現蹤的軌跡及其在文字與圖像上的表達。「英格蘭是一座島」，並不是因為十六世紀之前的英格蘭人以為它是一座島而產生的地理謬誤，它也不僅是現代史家用以表達英格蘭孤立性的譬喻。英格蘭島的想像及其表達，其實是英格蘭國族建構歷程中重要的地理語言，並讓國族歷史與其地理空間接合，彰顯英格蘭有如單一島嶼的完整性與獨立性，甚至能翻轉地理上的邊陲位置，讓英格蘭成為世界的中心，或基督信仰最終的應許之地。

不過，英格蘭島的表達無法脫離「不列顛是一座島」的事實，它的內涵及語彙都來自不列顛的島嶼特質，由本文第二節有關比德的討論可見，比德吸納了古代希臘、羅馬有關大西洋島嶼及不列顛群島的地理記載，並順應其中有關不列顛中南部地區河川流淌、物產豐盛的描述，建構英格蘭人居住區域的優越形貌，也劃分出與北人的政治及文化界線。在他筆下，即便英格蘭人與蘇格蘭人、皮克特人並無一海相隔，但發源地鄰近的克萊德灣和福斯灣（這是延續至十五世紀的地理謬誤），還有羅馬人所築的兩道長城，都讓英格蘭自成一島。比德之後的歷史記載或地圖繪製中，英格蘭的島嶼性仍與不列顛島相生共隨，但前者不斷被強化，如十二世紀編年史家杭廷頓的亨利，在稱頌不列顛島的山川盛景之餘，主張以英格蘭取代不列顛之名，成為這座島嶼的新名稱。這項主張也顯現在十三世紀帕里斯所繪的一幅不列顛地圖上，讓英格蘭取代不列顛之名，成為四面環海的島嶼。但帕里斯的另外三幅地圖，則以更接近比德文字所述的方式，呈現英格蘭與蘇格蘭王國合法統治的區域，僅有非常狹窄的土地接壤，使英格蘭的地理形貌幾近於大海環抱之島。

自此，從十三世紀末起，英格蘭中古時期最為盛行的地圖形式——寰宇全圖，便往英格蘭單成一島的趨勢發展，如赫里福德寰宇全圖，又如十四、十五世紀的希格頓寰宇全圖。後者的案例中，不但將英格蘭畫為一島，甚至將威爾斯分離而出，切割不列顛一島為三島，且在萊姆西修院寰宇全圖、伊夫舍姆寰宇全圖等地圖中，刻意放大英格蘭島面積，或以顏色強調其特殊性與中心角色。這些圖像也說明十四世紀時，英格蘭島的想像已然成熟。然需

注意的是，上述這些作品雖讓英格蘭單成一島，但英格蘭並不孤立，從比德到杭廷頓的亨利、帕里斯、希格頓等編年史家，都強調英格蘭與歐陸的互動：河川與海洋的便利，讓英格蘭與歐陸貨品得以互通有無；英格蘭土地與物產之富庶，也讓歐陸民族因嫉妒與艷羨，而一波波侵入英格蘭領土。<sup>135</sup>除了和歐陸的連結之外，英格蘭也身處星羅棋布的群島世界中，並且在這個由島和島組成的世界中，成為霸主；甚至英格蘭王國本身也成為一群島組成的國度，具體而微地彰顯了古代的地理認知：「這整個世界就是一座島嶼」(*cum totus mundus insula sit*)。<sup>136</sup>

法國社會學家列斐伏爾(Henry Lefebvre, 1901-1991)認為，空間是社會的產物(*social product*)。<sup>137</sup>島嶼做為地理空間的一類，它的屬性也是社會建構的結果，島嶼史家吉利斯更認為：不論大陸或島嶼都是「人類隨心的建構」(*an arbitrary construction of humans*)。<sup>138</sup>然而，建構背後的目的及其使用的語彙，則是史家須更細心探究的，因此本文以長時段的脈絡，論證英格蘭島的想像和國族認同之間的密切關聯，也呈現自八世紀到十六世紀，參與英格蘭島嶼性建構者，有哪些共同及相異的方式表達此島嶼之特質。從八到十三世紀的文字敘述，到帕里斯在十三世紀中葉所繪的不列顛地圖；再到其後兩世紀的編年史和寰宇全圖，最後進入十六世紀地圖革命的時代，英格蘭已不再以島嶼面貌出現在本土繪製的地圖上，但這卻不是英格蘭島嶼性的終結。它持續成為十六世紀文學及政治的重要語彙，尤其是從土地轉與海洋的連結，讓它更具動能，並滋養日後不列顛島嶼性及海洋性的表述。在現代世界，最明顯的例子之一是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 1874-1965)的作品。他在四大冊的《英語

<sup>135</sup> 如杭廷頓的亨利指出，因島嶼土地之富庶，常常遭受鄰近國家的攻擊或入侵，包括來自愛爾蘭的。Henry of Huntingdon, *Historia Anglorum*, 28-29.

<sup>136</sup> Henry of Huntingdon, *Historia Anglorum*, 26-27.

<sup>137</sup>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 Donald Nicholson-Smith (Oxford: Blackwell, 1991), 26.

<sup>138</sup> Gillis, *Islands of the Mind*, 118.

民族史》(*The History of English-Speaking Peoples*, 1957-1958)第一卷，將不列顛人民稱為「島嶼民族」(the island race)，而且是一支向各大洋開枝散葉的民族。<sup>139</sup>

其實，在歷史發展過程中，英格蘭島的想像與認知已超越了不列顛群島的邊界，如十五至十七世紀地中海地區產製的波特蘭海圖和島嶼書，多以島嶼形貌呈現英格蘭。甚至，它也溢出歐洲的範圍，如十九世紀的中國，透過翻譯轉介或改寫的外國地理書籍中，多將遠在大西洋的聯合王國稱為「英吉利國」，且謂此地有三島——英格蘭、蘇格蘭及愛爾蘭。如 1848 年的《瀛寰志略》寫道：「英吉利，歐羅巴強大之國也。地本三島，孤懸大西洋海中。迤東南兩島相連，南曰英倫，北曰蘇格蘭。」<sup>140</sup>雖然「兩島相連」，但英格蘭和蘇格蘭在當時語彙中仍被稱為島嶼，此十九世紀的用法延續至今，使中文世界多以「英國」簡稱聯合王國，也有「英倫三島」之說。<sup>141</sup>我們可以預期，這樣的語言仍會延續相當長一段時間。

<sup>139</sup> Winston Churchill, “Book I: The Island Race,” in *The History of English-Speaking Peoples*, vol. 1, *The Birth of Britain* (London: Cassell and Company Ltd., 1956-1958), 1. 邱吉爾的《英語民族史》於 1972 年印製精簡版，即以「島嶼民族」為書名：Winston Churchill, *The Island Race: An Abridgment by Timothy Baker of the Four Volumes of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Speaking Peoples, Reissued* (London: Transworld Publishers, 1972).

<sup>140</sup> 魏源，《海國圖志一百卷》(長沙：岳麓書社，2011)第 3 冊，卷 52，頁 1458。

<sup>141</sup> 例如新近出版的《孤獨英國》，為菲利普·史蒂芬(Philip Stephens)所著 *Britain Alone: The Path from Suez to Brexit* (London: Faber & Faber, 2022) 的中譯本，羅至美教授為本書撰寫導讀，她即以「英倫三島」稱聯合王國。菲利普·史蒂芬著，梁永安譯，《孤獨英國：從大英帝國到大英國協，加入歐洲共同體到脫歐，英國將走向何方？》(新北：貓頭鷹出版社，2022)，頁 11。

## 徵引書目

### (一) 文獻史料

- 威廉·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著，方平譯，《理查二世》，新北：木馬文化，2002。
- 《聖經(Holy Bible)：英皇欽定本／新標點和合本(King James Version/ Chinese Union Version)》，臺北：台灣聖經公會，2006。
- 魏源，《海國圖志一百卷》，第3冊，長沙：岳麓書社，2011。
- Bale, Anthony, and Sebastian Sobceki, eds., "The Libelle of Englyshe Polycye." In *Medieval English Travel: A Critical Anthology*, 303-35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 Bede the Venerable. *Bede's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 Edited by Bertram Colgrave and R. A. B. Mynors. Reprinted with correc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1.
- Bowes, William. *A Set of 53 Playing Cards Containing Maps of the Counties of England and Wales*. London: W. B., 1590.
- Churchill, Winston. *The History of English-Speaking Peoples*. Vol. 1, *The Birth of Britain*. London: Cassell and Company Ltd., 1956-1958.
- Churchill, Winston. *The Island Race: An Abridgment by Timothy Baker of the Four Volumes of a History of the English-Speaking Peoples, Reissued*. London: Transworld Publishers, 1972.
- Collins, Marie. *Caxton: The Description of Britain: A Modern Rendering*. New York: Weidenfeld & Nicolson, 1988.
- Cunningham, Willaim. *The Cosmographical Glasse, Conteinyng the Pleasant Principles of Cosmographie, Geographie, Hydrographie, or Nauigation*. London: John Day, 1559.
- Dee, John. *General and Rare Memorials Pertayning to the Perfect Arte of Navigation*. London: By Iohn Daye, 1577.
- Gildas. *The Ruin of Britain and Other Works*.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Michael Winterbottom. London: Phillimore, 1978.
- Gilson, J. P. *Four Maps of Great Britain Designed by Matthew Paris about A.D. 1250: Reproduced from Three Manuscripts in the British Museum and One at Corpus Christi College, Cambridge*. London: British Museum, 1928.

- Hakluyt, Richard. *The Principal Navigations, Voyages, Traffiques and Discoveries of the English Nation*. Vol. 1. London: J. M. Dent and Sons, 1927.
- Henry of Huntingdon. *Historia Anglorum: The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Diana Greenwa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6.
- Hidgen, Ranulf. *Polychronicon Ranulphi Higden Monachi Cestrensis*. Edited by Churchill Babington. 9 vols. London: Longman, 1865-86.
- Hidgen, Ranulf. *The Descripcion of Britayn*. Westminster: Printed by William Caxton, 1480.
- Irvine, Susan. *The Anglo-Saxon Chronicle: A Collaborative Edition*. Vol. 7, MS. E. Cambridge: D. S. Brewer, 2004.
- Paris, Matthew. *Matthew Paris's English History from the Year 1235 to 1273*. Vol. 1, Edited by John Allen Giles. London: George Bell & Sons, 1889.
- Robert of Gloucester. *The Metrical Chronicle of Robert of Gloucester*. Edited by William Aldis Wright. London: Printed for H. M. Stationery Office by Eyre and Spottiswoode, 1887.
- Saxton, Christopher. *Atlas of the Counties of England and Wales*. London: n.p. 1579.
- Saxton, Christopher. *An Atlas of England and Wales: The Maps of Christopher Saxton, Engraved 1574-1578*, introduction by R. V. Tooley. London: The Collectors Library of Fine Art, 1979.
- Selden, John. *Title of Honor by Ihon Seldon*. 2<sup>nd</sup> ed. London: By William Stansby for Iohn Helme, 1631.
- Shakespeare, William. *Richard II*. Edited by Peter Ure. London: Methuen, the Arden Shakespeare, 1985.
- Spenser, Edmund. *The Faerie Queene*. Edited by Thomas P. Roche, J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1.
- William of Malmesbury. *Gesta Pontificum Anglorum: The History of the English Bishops*.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M. Winterbotto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07.
- William of Malmesbury. *Gesta Regum Anglorum: The History of the English Kings*.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R. A. B. Mynor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8.
- William of Newburgh. *The History of William of Newburgh*. Translated by Joseph Stevenson. Lampeter, Wales: Llanerch Publishers, 1996.



## (二) 近人論著

### 1. 專書

- 菲利浦·史蒂芬(Philip Stephens)著，梁永安譯，《孤獨英國：從大英帝國到大英國協，加入歐洲共同體到脫歐，英國將走向何方？》，新北：貓頭鷹，2022。
- 羅伯特·圖姆斯(Robert Tombs)著，黃中憲譯，《英格蘭的史詩：務實、法治、傳統、中庸，揭開千年淬鍊的島國認同》，臺北：衛城，2021。
- Adrian, John M. *Local Negotiations of English Nationhood, 1570-1680*. Basingstoke: Macmillan, 2011.
- Barber, Peter. *Mapping Our World, Terra Incognita to Australia*. Canberra: 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 2013.
- Barber, Peter. *King Henry's Map of the British Isles: BL Cotton MS Augustus I i 9*. London: Folio Society, 2009.
- Braudel, Fernand. *Civilisation and Capitalism, 15<sup>th</sup>-18<sup>th</sup> Century*, vol. 3, *The Perspective of the World*. Translated by Siân Reynolds. London: Harper & Row, 1984.
- Campopiano, Michele, and Henry Bainton, eds. *Universal Chronicles in High Middle Ages*. Woodbridge: York Medieval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Boydell Press, 2017.
- Clanchy, M. T. *England and Its Rulers 1066-1307*. 3<sup>rd</sup> ed. Oxford: Blackwell, 2006.
- Clarke, Catherine A. M. *Literary Landscapes and the Idea of England, 700-1400*. Cambridge: D. S. Brewer, 2006.
- Claydon, Tony, and Ian McBride. *Protestantism and National Identity: Britain and Ireland, c. 1650-c. 185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 Collinson, Patrick. *Godly People: Essays on English Protestantism and Puritanism*. London: Hambledon Press, 1983.
- Connolly, Daniel K. *The Maps of Matthew Paris: Medieval Journeys through Space, Time and Liturgy*. Woodbridge, Suffolk: The Boydell Press, 2009.
- Davies, R. R. *The First English Empire: Power and Identities in the British Isles 1093-134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 Edmond, Rod, and Vanessa Smith, ed. *Islands in History and Representation*. London: Routledge, 2003.
- Edson, Evelyn. *The World Map 1300-1492: The Persistence of 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7.
- Elton, G. R. *England under the Tudors*. London: Methuen, 1974.

- Fleet, Christopher, Margaret Wilkes, and Charles W. J. Withers. *Scotland: Mapping the Nation*. Edinburgh: Birlinn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Scotland, 2011.
- Gillingham, John. *The English in the Twelfth Century: Imperialism, National Identity and Political Values*. Woodbridge: The Boydell Press, 2000.
- Gillis, John. *Islands of the Mind: How the Human Imagination Created the Atlantic World*. New York: Macmillan, 2004.
- Gordon, Andrew, and Bernhard Klein, eds. *Literature, Mapping and the Politics of Space in Early Modern Brita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 Grabes, Herbert, ed. *Writing the Early Modern English Nati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Sixteenth and Seventeen-Century England*. Amsterdam, Atlanta, GA: Rodopi, 2001.
- Gransden, Antonia. *Historical Writing in England II: c. 1307 to the Early Sixteenth Centur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 Guy, John. *Tudor Englan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 Hadfield, Andrew. *Literature, Politics, and National Identity: Reformation to Renaiss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 Harvey, P. D. A. *Medieval Maps*. London: The British Library, 1991.
- Harvey, P. D. A. *Maps in Tudor England*. London: The British Library, 1993.
- Harvey, P. D. A. *The Hereford World Map: Medieval World Maps and Their Context*. London: British Library, 2006.
- Hastings, Adrian.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hood: Ethnicity, Religion, and Nation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Howe, Nicholas. *Writing the Map of Anglo-Saxon England: Essays in Cultural Geograph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 Klein, Bernhard. *Maps and the Writing of Space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and Ireland*. Basingstoke: Palgrave, 2001.
- Lavezzo, Kathy, ed. *Imagining a Medieval English Na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4.
- Lavezzo, Kathy. *Angels on the Edge of the World: Geography, Literature, and English Community, 1000-1534*.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6.
- Lecky, Katarzyna. *Pocket Maps and Public Poetry in the English Renaissa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 Lefebvre, Henri.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Oxford: Blackwell, 1991.

- Lewis, Suzanne. *The Art of Matthew Paris in the Cronica Majora*. Aldershot: Scolar Press in collaboration with Corpus Christi College, Cambridge, 1987.
- Mann, Sylvia, and David Kingsley. *Depicting Maps of the British Isles, and of English and Welsh Counties*. London: The Map Collectors' Circle, 1972.
- McEachern, Claire Elizabeth. *The Poetics of English Nationhood, 1590-161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 Merrills, A. H. *History and Geography in Late Antiqui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 Millea, Nick. *The Gough Map: The Earliest Road Map of Great Britain?* Oxford: The Bodleian Library, 2007.
- Mitchison, Rosalind. *A History of Scotland*. Third Edition, London: Routledge, 2002.
- Romm, James S. *The Edges of the Earth in Ancient Thought: Geography, Exploration and Fiction*.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 Ruddick, Andrea. *English Identity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Four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 Sanford, Rhonda Lemke. *Maps and Memor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A Sense of Place*. Basingstoke: Palgrave, 2002.
- Scott, Jonathan. *When the Waves Ruled Britannia: Geography and Political Identities, 1500-18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 Schmitt, Carl. *Land and Sea: A World-historical Reflection*. Translated by Simona Draghici. Washington DC: Plutarch Press, 1997.
- Shell, Marc. *Islandology: Geography, Rhetoric, Politics*.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 Shirley, Rodney W. *Early Printed Maps of the British Isles, 1477-1650: A Bibliography, Part 1, 1477-1555*. London: The Map Collectors' Circle, 1973.
- Shirley, Rodney W. *The Mapping of the World: Early Printed World Maps, 1472-1700*. Riverside, CT: Early World Press, 2001.
- Sivasundaram, Sujit. *Islanded: Britain, Sri Lanka, and the Bounds of an Indian Ocean Colon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3.
- Smith, D. K. *The Cartographic Imagination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Re-writing the World in Marlowe, Spenser, Raleigh and Marvell*. Aldershot: Ashgate, 2008.
- Sobecki, Sebastian I. *The Sea and Medieval English Literature*. Cambridge: D. S. Brewer, 2008.
- Staley, Lynn. *The Island Garden: England's Language of Nation from Gildas to Marvell*. Notre Dame, Indiana: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2012.

- Stephens, Philip. *Britain Alone: The Path from Suez to Brexit*. London: Faber & Faber, 2022.
- Suranyi, Anna. *The Genius of the English Nation: Traveling Writing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Newark Del.: University of Delaware Press, 2008.
- Taylor, John. *The Universal Chronicle of Ranulf Higde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6.
- Taylor, John. *English Historical Literature in the Fourteenth Centu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7.
- Tombs, Robert. *The English and Their History*. New York: Vintage Books Edition, 2016.
- Tombs, Robert. *This Sovereign Isle: Britain in and out of Europe*. London: Allen Lane, 2021.
- Turville-Petre, Thorlac. *England the Nation: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Identity, 1290-1340*.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6.
- Tyacke, Sarah, and John Huddy. *Christopher Saxton and Tudor Map-Making*. London: The British Library, 1980.
- Vanghan, Richard. *Matthew Par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8.
- Wallace-Hadrill, J. M. *Bede's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 A Historical Commenta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04.
- Williams, Penry. *The Later Tudors: England 1547-160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 2. 論文

- Adrian, John M. "Itineraries, Perambulations, and Surveys: The Intersections of Chorography and Cartograph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In *Images of Matter: Essays on British Literature of the Middle Ages and Renaissance*, edited by Yvonne Bruce, 29-46. Newark: University of Delaware Press, 2005.
- Almagià, Roberto. "Note on a Map of the British Isles by Pietro Coppo."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69, no.5 (1927): 441-444.
- Andrews, Michael. "The Boundary between Scotland and England in the Portolan Charts." *Proceedings of the Society of Antiquaries of Scotland* 60 (1926): 36-66.
- Armitage, David. "Protestantism and Empire: Hakluyt, Purchas and Property." In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British Empire*, 61-9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Baldacchino, Godfrey. "Island Landscapes and European Culture: An 'Island Studies' Perspective." *Journal of Marine and Island Cultures* 2, no.1 (2013): 13-19.
- Baldacchino, Godfrey. "Islands, Island Studies, Island Studies Journal." *Island Studies Journal* 1, no.1 (2006): 3-18.
- Baldacchino, Godfrey. "The Coming of Age of Island Studies." *Tijdschrift voor Economische en Sociale Geografie* 95, no.3 (2004): 272-283.
- Barber, Peter. "England I: Pageantry, Defense, and Government: Maps at Court to 1550." In *Monarchs, Ministers and Maps: The Emergence of Cartography as a Tool of Government in Early Modern Europe*, edited by David Buisseret, 26-56.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 Barber, Peter. "England II: Monarchs, Ministers, and Maps, 1550-1625." In *Monarchs, Ministers and Maps: The Emergence of Cartography as a Tool of Government in Early Modern Europe*, edited by David Buisseret, 57-98.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 Barber, Peter. "Mapmaking in England, ca. 1470-1650." In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 Vol. 3, *Cartography in the European Renaissance*, edited by J. B. Harley and David Woodward, 1589-1669.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 Barber, Peter. "Medieval Maps of the World." In *The Hereford World Map: Medieval World Maps and Their Context*, edited by P. D. A. Harvey, 1-44. London: The British Library, 2006.
- Barber, Peter. "Old versus New: The Aslake World Map." In *Géographie du monde au Moyen-Âge et à la Renaissance*, edited by Monique Pelletier, 84-86. Paris: Editions du Comité des Travaux Historiques et Scientifiques, 1989.
- Barber, Peter. "The Evesham World Map: A Late Medieval English View of God and the World." *Imago Mundi* 47 (1995): 13-33.
- Baumgärtner, Ingrid. "Battista Agnese's Portolan Atlases." In *Mapping Narrations—Narrating Maps: Concepts of the World in the Middle Ages and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edited by Daniel Gnechcow, Anna Hollenbach, and Phillip Landgrebe, 289-331.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2022.
- Baumgärtner, Ingrid. "Graphic Form and Significance: Europe in the World Maps of Beatus of Liébana and Ranulf Higden." In *Mapping Narrations—Narrating Maps: Concepts of the World in the Middle Ages and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edited by Daniel Gnechcow, Anna Hollenbach, and Phillip Landgrebe, 133-187.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2022.

- Birkholz, Daniel. "Hereford Maps, Hereford Lives: Biography and Cartography in an English Cathedral City." In *Mapping Medieval Geographies: Geographical Encounters in the Latin West and Beyond, 300-1600*, edited by Keith D. Lilley, 225-24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 Brown, Peter. "Higden's Britain." In *Medieval Europeans: Studies in Ethnic Identity and National Perspectives in Medieval Europe*, edited by Alfred P. Smyth, 103-118. Basingstoke: Palgrave, 2002.
- Campbell, Tony. "Portolan Charts from the Late Thirteenth Century to 1500." In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 Vol. 1, Cartography in Prehistoric, Ancient, and Medieval Europe and the Mediterranean*, edited by J. B. Harley and David Woodward, 371-463.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 Chekin, Leonid S. "'Mappae Mundi' and Scandinavia." *Scandinavian Studies* 65, no.4 (1993): 487-520.
- Clarke, Katherine. "An Island Nation: Re-Reading Tacitus' Agricola." *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91 (2001): 94-112.
- Conkling, Philip. "On Islanders and Islandness." *Geographical Review* 97, no.2 (2007): 191-201.
- Davies, R. R. "The Peoples of Britain and Ireland 1100-1400. I. Identities."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4 (1994): 1-20.
- Davies, R. R. "The Peoples of Britain and Ireland 1100-1400. II. Names, Boundaries and Regnal Solidarities."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5 (1995): 1-20.
- Dawson, Jane E. A. "William Cecil and the British Dimension of Early Elizabethan Foreign Policy." *History* 74, no.241 (1989): 196-216.
- Dreer, Cornelia, and Keith D. Lilley. "Universal Histories and Their Geographies: Navigating the Maps and Texts of Higden's *Polychronicon*." In *Universal Chronicles in High Middle Ages*, edited by Michele Campopiano and Henry Bainton, 275-301. Woodbridge: York Medieval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Boydell Press, 2017.
- Galbraith, V. H. "An Autograph MS of Ranulph Higden's *Polychronicon*." *The Huntington Library Quarterly* 23, no.1 (1959): 1-18.
- Gaudio, Michael. "Matthew Paris and the Cartography of the Margins." *Gesta* 39, no.1 (2000): 50-57.
- Gillingham, John. "Henry of Huntingdon and the Twelfth-Century Revival of the England Nation." In *The English in the Twelfth Century: Imperialism, National Identity and Political Values*, 123-142. Woodbridge: The Boydell Press, 2000.

- Hache, J. D. "Towards a Political Approach to the Island Questions." In *Competing Strategies of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for Small Islands*, edited by G. Baldacchino and R. Greenwood, 31-68. Charlottetown, Canada: Institute of Island Studies, University of Prince Edward Island, 1998.
- Harley, J. B. "Maps, Knowledge, and Power." In *The New Nature of Maps: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 edited by Paul Laxton, 52-81.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1.
- Harley, J. B. "Silences and Secrecy: The Hidden Agenda of Cartography in Early Modern Europe." *Imago Mundi* 40 (1988): 57-76.
- Harvey, P. D. A. "Matthew Paris's Map of Britain." In *Thirteenth Century England IV: Proceedings of the Newcastle Upon Tyne Conference 1991*, edited by P. R. Coss and S. D. Lloyd, 109-121. Woodbridge: The Boydell Press, 1992.
- Harvey, P. D. A. "The Sawley Map and Other World Maps in Twelfth-Century England." *Imago Mundi* 49 (1997): 33-42.
- Hau'ofa, Epeli. "Our Sea of Islands." In *A New Oceania: Rediscovering Our Sea of Islands*, edited by E. Walddell, V. Naidu and E. Hau'ofa, 2-16. Suva, Fiji: University of the South Pacific.
- Helgerson, Richard. "The Land Speaks." In *Forms of Nationhood: The Elizabethan Writing of England*, 107-147.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 Hiatt, Alfred. "From Pliny to Brexit: Spatial Representation of the British Isles." *Postmedieval* 7, no.4 (2016): 511-525.
- Howe, Nicholas. "From Bede's World to 'Bede's World'." In *Writing the Map of Anglo-Saxon England: Essays in Cultural Geography*, 125-148.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 Kupfer, Marcia. "Medieval World Maps: Embedded Images, Interpretive Frames." *Word and Image* 10, no.3 (1994): 262-288.
- MacColl, Alan. "The Meaning of 'Britain' in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England." *Journal of British Studies* 45, no.2 (2006): 248-269.
- Marchitello, Howard. "Political Maps: The Production of Cartography and Chorograph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In *Cultural Artifacts and the Production of Meaning: The Page, the Image, and the Body*, edited by Margaret J. M. Ezell and Katherine O'Brien O'Keefe, 13-40.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4.
- McCall, Grant. "Nissology: The Study of Islands." *Journal of the Pacific Society* 17, no.2-3 (1994): 74-85.

- Morgan, Victor. "Lasting Image of the Elizabethan Era." *The Geographical Magazine* 52 (1980): 401-408.
- Mottram, Stewart. "Mapping the British Archipelago in the Renaissance." In *A Companion to British Literature*, vol. 2, *Early Modern Literature, 1450-1660*, edited by Robert Demaria, Jr., Heesok Change, and Samantha Zacher, 54-69. Chichester: Wiley-Blackwell, 2014.
- Rudolf, Winfried. "The Spiritual Islescape of the Anglo-Saxons." In *The Sea and Englishness in the Middle Ages: Maritime Narratives, Identity and Culture*, edited by Sebastian I. Sobecki, 31-57. Cambridge: D. S. Brewer, 2011.
- Smyth, Alfred P. "The Emergence of English Identity, 700-1000." In *Medieval Europeans: Studies in Ethnic Identity and National Perspectives in Medieval Europe*, edited by Alfred P. Smyth, 24-52. Basingstoke: Palgrave, 2002.
- Sobecki, Sebastian I. "Parting Shots: Richard Caudray's *Libelle of Englyshe Polycye*." In *Last Words: The Public Self and the Social Author in Late Medieval England*, 101-126.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 Steinberg, Philip E. "Insularity, Sovereignty and Statehood: The Representation of Islands on Portolan Chart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erritorial State." *Geografiska Annaler. Series B. Human Geography* 87, no.4 (2005): 253-265.
- Tolias, George. "Isolariii, Fifteenth to Seventeenth Century." In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 Vol.3, *Cartography in the European Renaissance*, edited by J. B. Harley and David Woodward, 263-284.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 Weiler, Björn. "How Unusual Was Matthew Paris? The Writing of Universal History in Angevin England." In *Universal Chronicles in High Middle Ages*, edited by Michele Campopiano and Henry Bainton, 199-222. Woodbridge: York Medieval Press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Boydell Press, 2017.
- Wolf, Armin. "The Ebstorf Mappamundi and Gervase of Tilbury: The Controversy Revisited." *Imago Mundi* 64, no.1 (2012): 1-27.
- Woodward, David. "Medieval Mappaemundi." In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 Vol.1, *Cartography in Prehistoric, Ancient, and Medieval Europe and the Mediterranean*, edited by J. B. Harley and David Woodward, 286-370.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 3. 網路資源

王彥喬，〈柯文哲閉幕致詞 11 度提「地理性意涵」台灣 曾向綠營徵詢如何打擦邊球〉，風傳媒，2017 年 8 月 31 日，<https://www.storm.mg/article/324324>，擷取日期：2023 年 6 月 30 日。

“A General Description of England and Ireland,” *The British Library*, Additional MS 62540.

[https://www.bl.uk/manuscripts/Viewer.aspx?ref=add\\_ms\\_62540\\_f001r](https://www.bl.uk/manuscripts/Viewer.aspx?ref=add_ms_62540_f001r). Accessed June 30, 2023.

“A Map in *Imago Mundi*,”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Bodleian Library*, MS e Musaeo 223.

<https://digital.bodleian.ox.ac.uk/objects/84972e57-042e-44bb-a50a-79b6ca41d9bc/>. Accessed June 30, 2023.

“Anglia,” *The British Library*, Royal MS 18. D. III.

<https://www.bl.uk/collection-items/saxton-england-and-wales-proof-maps>. Accessed February 28, 2023.

“Anglo-Saxon *Mappa Mundi*,” *The British Library*, Cotton MS Tiberius B V.

<https://www.bl.uk/collection-items/anglo-saxon-world-map>. Accessed June 30, 2023.

“Britanniae Insulae,”

<https://blog.nls.uk/wordpress/wp-content/uploads/2016/08/Britanniae-Insulae.jpg>. Accessed June 30, 2023.

“Hereford *Mappa Mundi*,” *Hereford Cathedral*, *Mappa Mundi*.

<https://www.themappamundi.co.uk/mappa-mundi/>. Accessed June 30, 2023.

“Nautical Atlas of Battista Agnese,”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https://www.loc.gov/resource/gdcwdl.wdl\\_18176/?sp=12&r=0.068,0.101,0.72,0.373,0](https://www.loc.gov/resource/gdcwdl.wdl_18176/?sp=12&r=0.068,0.101,0.72,0.373,0). Accessed June 30, 2023.

“Playing Cards,” *The British Museum*.

[https://www.britishmuseum.org/collection/object/P\\_1938-0709-57-1-60](https://www.britishmuseum.org/collection/object/P_1938-0709-57-1-60). Accessed June 30, 2023.

“Psalter World Map,” *The British Library*, Additional MS 28681.

<https://www.bl.uk/collection-items/psalter-world-map>. Accessed June 30, 2023.

“Sawley *Mappa Mundi*,” *Corpus Christi College, Cambridge University*, MS 66.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awley\\_map#/media/File:Imago\\_Mundi\\_de\\_Honorius\\_of\\_Autum\\_\(editado\\_por\\_Henry\\_of\\_Mainz\)\\_1190.PNG](https://en.wikipedia.org/wiki/Sawley_map#/media/File:Imago_Mundi_de_Honorius_of_Autum_(editado_por_Henry_of_Mainz)_1190.PNG). Accessed June 30, 2023.

- “Saxton’s Frontispiece,” *Wikidata*.  
[https://www.wikidata.org/wiki/Q105949380#/media/File:Saxton's\\_Frontispiece.jpg](https://www.wikidata.org/wiki/Q105949380#/media/File:Saxton's_Frontispiece.jpg).  
Accessed June 30, 2023.
- “The Aslake Map,” *The British Library*, Additional MS 63841A.  
<https://www.bl.uk/collection-items/aslake-world-map>. Accessed June 30, 2023.
- “The Ditchley Portrait,” *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London*, NPG 2561.  
<https://www.npg.org.uk/collections/search/portrait/mw02079/Queen-Elizabeth-I-The-Ditchley-portrait>. Accessed June 30, 2023.
- “The Nowell Map,” *The British Library*, Cotton MS Domitian A XVIII.  
[https://www.bl.uk/manuscripts/Viewer.aspx?ref=cotton\\_ms\\_domitian\\_a\\_xviii\\_f037r](https://www.bl.uk/manuscripts/Viewer.aspx?ref=cotton_ms_domitian_a_xviii_f037r). Accessed June 30, 2023.
- “The Vesconte Map,” *The British Library*, Additional MS 27376.  
<https://www.bl.uk/catalogues/illuminatedmanuscripts/ILLUMIN.ASP?Size=mid&IID=61158>. Accessed June 30, 2023.
- “Topographia Hibernica,” *National Library of Ireland*, MS 700.  
<http://www.bl.uk/onlinegallery/onlineex/unvbrit/d/largeimage82775.html>. Accessed June 30, 2023.
- “Topographia Hibernica,” *The British Library*, Additional MS 33991. Image 99 of 204.  
<https://catalogue.nli.ie/Record/vtls000505800>. Accessed June 30, 2023.
- “Walters Deniz Atlas,” *The Waters Art Museum*, MS. W. 660, fol. 5a.  
[https://www.thedigitalwalters.org/Data/WaltersManuscripts/W660/data/W.660/sap/W660\\_000013\\_sap.jpg](https://www.thedigitalwalters.org/Data/WaltersManuscripts/W660/data/W.660/sap/W660_000013_sap.jpg). Accessed June 30, 2023.

## 附圖



圖1 「赫里福德寰宇全圖」(Hereford *Mappa Mundi*, c. 1300, 158x133 cm.)。畫圈處為不列顛群島所在位置，小圖為局部放大。

資料來源：(1)大圖：

[https://en.wikipedia.org/wiki/Hereford\\_Mappa\\_Mundi#/media/File:Hereford-Karte.jpg](https://en.wikipedia.org/wiki/Hereford_Mappa_Mundi#/media/File:Hereford-Karte.jpg).

(2)局部圖：<https://www.themappamundi.co.uk/mapa-mundi/>. accessed June 30, 2023.



圖 2 馬修·帕里斯(Matthew Paris, c. 1200-1259)的「不列顛地圖」之一(c. 1250, 36x24.5 cm.)

資料來源：The British Library, Royal MS 14 C VII, f. 5v.

[https://www.bl.uk/manuscripts/Viewer.aspx?ref=royal\\_ms\\_14\\_c\\_vii\\_f001v](https://www.bl.uk/manuscripts/Viewer.aspx?ref=royal_ms_14_c_vii_f001v), accessed June 30, 2023.



圖 3 帕里斯的「不列顛地圖」之一(c. 1250, 33.8x22.4 cm.)。

資料來源：The British Library, Cotton MS Claudius D VI, f. 12v.

<https://www.bl.uk/collection-items/matthew-paris-map-of-britain>, accessed June 30, 2023.



圖 4 帕里斯的「不列顛地圖」之一(c. 1250, 35.8x24.4 cm.)。

資料來源：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orpus Christi College, MS 16, f. 5v.

<https://parker.stanford.edu/parker/catalog/rb378fk5493>, accessed June 30, 2023.



圖 5 帕里斯的「不列顛地圖」之一(c. 1250, 35.8x24.4 cm.)

資料來源：The British Library, Cotton MS Julius D VII/1.

[https://www.bl.uk/manuscripts/Viewer.aspx?ref=cotton\\_ms\\_julius\\_d\\_vii!1\\_f001r](https://www.bl.uk/manuscripts/Viewer.aspx?ref=cotton_ms_julius_d_vii!1_f001r),  
accessed June 30, 2023.



圖 6 「萊姆西修院寰宇全圖」(Ramsey Abbey *Mappa Mundi*, c. 1350, 46x34 cm.)圖上標注 A=英格蘭(*Anglia*)、W=威爾斯(*Wallia*)、S=蘇格蘭(*Scocia*)，由本文作者標注。

資料來源：The British Library, Royal MS 14 C IX, ff. 1v-2r.

[https://www.bl.uk/manuscripts/Viewer.aspx?ref=royal\\_ms\\_14\\_c\\_ix\\_fs001r](https://www.bl.uk/manuscripts/Viewer.aspx?ref=royal_ms_14_c_ix_fs001r), accessed June 30, 2023.





圖 7 「萊姆西修院寰宇全圖」所屬手稿中另一幅寰宇全圖(c. 1350, 46x34 cm.)。畫圈處為不列顛群島所在位置。

資料來源：The British Library, Royal MS 14 C IX, f. 2v. 見：

[https://www.bl.uk/manuscripts/Viewer.aspx?ref=royal\\_ms\\_14\\_c\\_ix\\_fs001r](https://www.bl.uk/manuscripts/Viewer.aspx?ref=royal_ms_14_c_ix_fs001r), accessed June 30, 2023.



圖 8 「伊夫舍姆寰宇全圖」(Evesham *Mappa Mundi*, c. 1390, 94x46 cm.)

圖上標注 A=英格蘭(*Anglia*)、S=蘇格蘭(*Scocia*)、W=威爾斯(*Wallia*)、H=愛爾蘭(*Hibernia*)、C=加萊(*Callia*)、D=聖丹尼斯(*Deinsia*)，由本文作者標注。

資料來源：

<https://i.pinimg.com/originals/76/ab/ff/76abff7c7882764c73d8bf400c41f4e9.jpg>,  
accessed June 30, 2023.



圖 9 「英格蘭地圖」(Angliae figure, c. 1537, 64x46 cm.)

資料來源：The British Library, Cotton MS Augustus I.i.9,

[https://britishlibrary.typepad.co.uk/.a/6a00d8341c464853ef01a73de52a74970d-pi?\\_ga=2.40576423.444796381.1676274955-1580717612.1676274955](https://britishlibrary.typepad.co.uk/.a/6a00d8341c464853ef01a73de52a74970d-pi?_ga=2.40576423.444796381.1676274955-1580717612.1676274955), accessed June 30, 2023.



圖 10 薩克斯頓(Christopher Saxton, c. 1540-c. 1610)的「英格蘭王國全圖」(*Anglia*, 1579)

資料來源：The British Library, Royal MS 18. D. III., f. 6r.,

[https://www.bl.uk/manuscripts/Viewer.aspx?ref=royal\\_ms\\_18\\_d\\_iii\\_fs001r](https://www.bl.uk/manuscripts/Viewer.aspx?ref=royal_ms_18_d_iii_fs001r), accessed June 30, 20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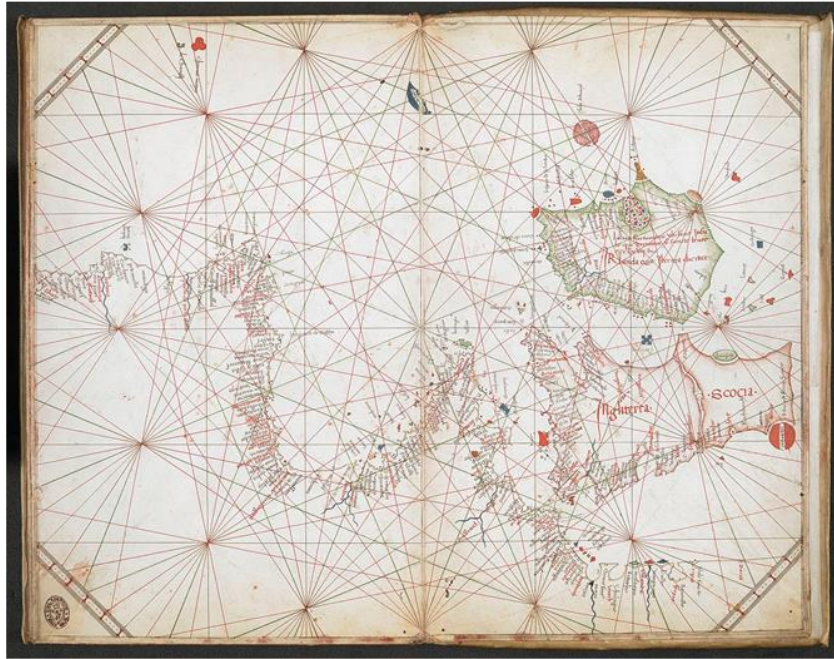


圖 11 貝寧卡薩(Grazioso Benincasa, 1400-1482)於 1473 完成的波特蘭海圖。圖中英、蘇分界處有兩個半月狀的圖案，指的可能是克萊德河(River Clyde)和福斯河(River Forth)的源頭，此兩條河流各往東西向海洋流去。

資料來源：The British Library, Egerton MS 2855, f. 8r.,

[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Portolano\\_\(Egerton\\_MS\\_2855,\\_f.8r\).jpeg](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Portolano_(Egerton_MS_2855,_f.8r).jpeg),  
accessed June 30, 20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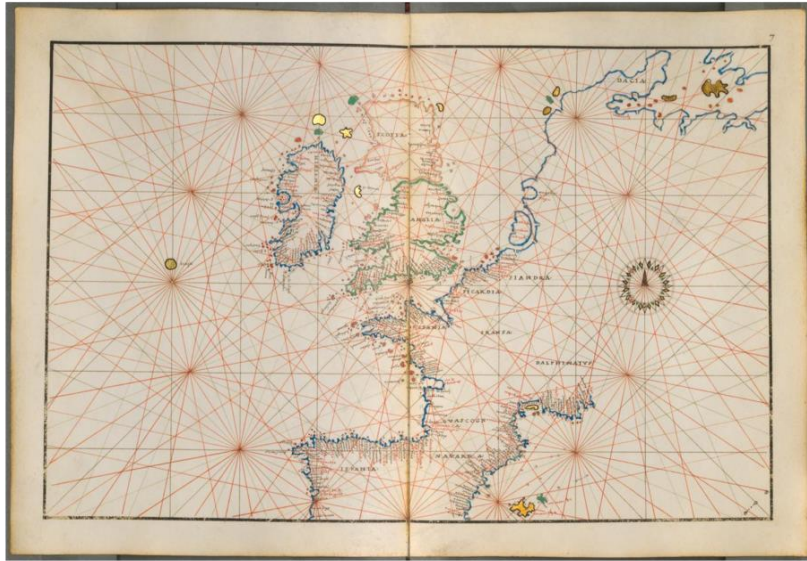


圖 12 阿涅塞(Battista Agnese, 1514-1564)於 1541 年完成的波特蘭海圖。  
資料來源：The Library of Congress, Nautical Atlas of Battista Agnese (1541)，見：  
[https://www.loc.gov/resource/gdcwdl.wdl\\_18176/?sp=12&r=0.068,0.101,0.72,0.373,0](https://www.loc.gov/resource/gdcwdl.wdl_18176/?sp=12&r=0.068,0.101,0.72,0.373,0),  
accessed June 30, 2023.



圖 13 威尼斯製圖師柯波(Pietro Coppo, 1469-1555)的不列顛群島圖(35.3X26.5 cm.)，圖中英格蘭(ANGLIA)和蘇格蘭(SCOTIA)以海峽分隔。

資料來源：Roberto Almagià, "Note on a Map of the British Isles by Pietro Coppo,"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69, no.5 (1927): 441-444. Reproduction of "The British Isles, from the wood engraving by Pietro Coppo in the Municipal Library of Pirano, Istria."



圖 14 包斯(William Bowes, c. fl. 1590-1605)於 1590 年發行的撲克牌(9.5X5.7 cm.)，附有 8 張說明卡。

資料來源：The British Museum, 1938,0709.57.1-60.,

[https://www.britishmuseum.org/collection/object/P\\_1938-0709-57-1-60](https://www.britishmuseum.org/collection/object/P_1938-0709-57-1-60), accessed June 30, 2023.





圖 15 包斯的撲克牌中花色為方塊(Diamond)的 13 張牌，涵蓋英格蘭東部 13 郡 (Rutlands[hire], Middlesex, Huntington, Bedfords[hire], Hartfords[hire], Buckingham[s]hire, Cambridges[hire], Northampton[s]hire, Warwicks[hire], Suffolke, Kente, Essex, Norfolk)。

資料來源：The British Library, 1938.0709.57.1-60.

[https://www.britishmuseum.org/collection/object/P\\_1938-0709-57-1-60](https://www.britishmuseum.org/collection/object/P_1938-0709-57-1-60), accessed June 30, 2023.

## **“England Is an Island”: The Configuration and Representation of English Islandness in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England**

May-shine Lin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Is England an island? Geographically speaking, it is not. Nevertheless, several contemporary politicians and academics state that “England is an island” in various contexts. Fernand Braudel, for instance, claims in his *Civilisation and Capitalism* (1984) that England became an island and separated itself from Europe after the loss of Calais in 1558. This article delves into the myth of England as an island and attempts to uncover the long process of England being islanded from the Middle Ages to the sixteenth century. It argues that the verbal and visual articulation of an English island should be traced back to the eighth-century masterpiece, Bede the Venerable’s *Historia ecclesiastica gentis Anglorum* (731), which laid the foundation of geographical and historical narratives of the English nation for the following centuries. The connotation of England as an island in Bede’s work was thereafter reinforced by Matthew Paris’s maps of Britain, several medieval *mappaemundi* and chronicles, and finally transformed by Tudor cartography and literature. This long process indeed reveals how “islandness” became a significant approach for the English to developing their self-image and national identity. England’s insularity was employed to symbolize its unity and uniqueness, and also to highlight

its peculiar role in human history, despite being at the edge of the world.  
The myth still persists in our daily and academic vocabularies.

**Keywords:** England, National Identity, Islandness, *Mappa Mundi*

